

生平和思想

在宛如璀璨的繁星一样的无数作家中，有一个曾经高举积极浪漫主义大旗，矫健地迈步在十九世纪新文艺思潮前列，以人道主义为其思想特色的杰出作家，他就是法国人民的伟大儿子维克多·雨果。

童年时期

维克多·雨果一八〇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在法国东部贝藏松城一个细工木工的家庭。他的父亲西吉斯贝尔参加了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大革命，转战南欧各国，几年之内由上尉晋升旅长，又由旅长升为将军。

雨果小时跟着父亲过着军旅的生活，大炮车轮上吊着摇篮，经常在炮声隆隆中入睡。雨果的父亲带着妻儿到过意大利，在热那亚和罗马住过一个时期。以后又到西班牙，在马德里居住。雨果和他的弟弟欧仁·雨果在马德里的贵族学校念过书。一八一二年初，西班牙民族情绪高涨，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雨果的父亲便将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回法国。

雨果来到巴黎，进了一所园林幽雅的著名修道院学习哲学和数学。

雨果亲眼目睹了当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变：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六十万大军被俄国杰出的统帅库图佐夫率领的军队打败；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十点钟俄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被流放到厄尔巴小岛；被大革命推翻的法国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作了国王；一八一五年三月二十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回巴黎，做了“百日皇帝”；英、普联军在滑铁卢战败法军，拿破仑再次被流放，到圣·海伦拿岛，直至死去；作为战败国的法国，根据维也纳会议决定，赔款七万万法郎；复辟后的波旁王朝，恢复了贵族和教会的特权；俄、奥、普三国君主结成神圣同盟，镇压各国革命，欧洲经历了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的时期。

早期的雨果处在两种敌对的政治观点的影响下。雨果的父亲信仰共和主义，而雨果的母亲则信仰保王主义，是波旁王朝的积极拥护者。王政复辟时期，雨果的父母曾因意见不合而分居。这个时期雨果的思想虽有同情人民，反对暴政的一面，但在母亲和学校教育及社会的影响下，其主导的一面是保守的。

青少年时期

雨果十四岁开始学写诗。十五岁那年，正值法兰西学士院征文，雨果作《读书乐》一诗应征，得法兰西学士院奖赏，国王路易十八发给他每年一千法郎的助学金。雨果立志从文，一心要“成为夏多布里盎，否则别无他志。”夏多布里盎（1768—1848）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桂冠诗人，是拥护君主制和天主教的反动浪漫主义者。十六岁的雨果同他的弟弟欧仁、诗人维尼（1797—1863）等合办《文学保守者》周刊，公开站在保守派一边，雨果最初写的一些诗歌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由于这些诗歌的保王主义倾向，雨果后来批评自己走错了路，然而，路易十八却再次给了雨果奖赏。

雨果思想的变化是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开始的。

雨果在一封信里写到二十年代他亲眼见到的一件事。“在巴黎，一八一

八或一八一九年夏季的一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我经过法院门前的广场，有一大群人围着一根木柱。我走近去瞧。木柱上拴着一个人，一个年轻的妇人或姑娘，颈上锁着铁圈，在头上边钉着一张告示。前面有一炉烧红的炭放在她的脚边；一把木柄的烙铁插在炭火里，烧得通红，观众好像很满意。这妇女犯了法律上的所谓‘仆役盗窃’罪，也就是通俗的比喻所谓‘菜篮把儿的跳舞’。忽然间，正当时钟响出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一个男子，从那女人背后，而且不让她瞧见，走上了刑台，我事先已经看见了那女人穿着的粗毛布小衫背上有条缝，用带子拴着，那男的很快地解开带子，敞开小衫，让女人的背一直袒露到腰部，拿起炉子里的烙铁，往赤裸的肩头上放，深深地往下按。烙铁和刽子手的拳头都被一阵白色的烟雾遮没了。在我的耳朵里，虽然隔了四十多年之久，仍然响着那被折磨的女子惨痛的呼喊，在我的心灵上永远不能磨灭的呼喊。对于我来说，这女子是一个平常的窃贼，但在这特殊情况下，她是一个烈士。我从那儿出来，下决心——那时我十六岁——要永远和法律的恶劣行为作斗争。”（一八六一年从盖纳西岛写给日内瓦一友人的信）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是欧洲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也是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一八二〇年西班牙爆发了人民的起义，革命军占领了首都马德里，但被法国派去的十万大军镇压下去。在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发生秘密社团烧炭党人的起义，但被奥地利派去的六万反动军队镇压了。当沙皇俄国在欧洲充当国际宪兵镇压欧洲革命时，一八二五年在首都彼得堡和俄国南部爆发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但被沙皇尼古拉一世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希腊人民掀起了反抗土耳其异族统治的斗争，从一八二一年开始，直到一八二九年终于获得独立。当时英国著名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1788—1824）为参加希腊民族解放运动而献身的事迹传遍了世界各国，对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向人民实行了反攻倒算。路易十八于一八二四年死后，他的弟弟查理十世继任国王，实行极端反动的政策。为恢复贵族和教会的特权，规定发给他们几十亿法郎的补偿金。并且下令解散众议院，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接二连三地颁布反动法案，激起了法国人民普遍的不满情绪。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广泛展开了自由主义的思想运动，社会上出现了反抗复辟王朝的报纸杂志。当时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1780—1857）的诗歌对进步的知识阶层有不小的影响。他的诗歌有对法国大革命的赞颂，有对贵族、僧侣阶级的尖锐批判和指责。他曾几度遭到罚款和坐牢，但决不和专制势力妥协，年轻的雨果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和教益。

一八二一年十二月，法国西部地区酝酿着一次反对帝制的起义，雨果的中学同学爱德华·德龙由于起义的计划泄漏而被政府判处死刑。当时德龙逃跑在外，雨果在一八二二年一月写信给德龙的母亲，建议把德龙藏在他的卧室中。可见雨果的保王思想在这时已开始发生了变化，这种见义勇为的行动贯穿在他以后几十年的生活中。

年轻的雨果喜爱诗歌，并对诗歌有明确的见解。一八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雨果在写给未婚妻娅黛尔·傅谢的信中谈到他对于诗歌的见解。雨果回答他的未婚妻说：“诗句难道不是诗吗？你这样问。仅仅诗句不是诗。诗存在于思想中，思想来自心灵。诗句无非是美丽的身体上的漂亮外衣。诗可以用散文表达，不过在诗句的庄严曼妙的外表之下，诗更显得完美。心灵中

的诗启发人的高尚情感、高尚行动以及高尚的著作。”一八二二年一月四日他在信中进一步说明：“因为诗，这就是爱。”雨果认识到诗歌的性质和作用，积极从事诗歌创作活动。一八二三年，雨果参加了浪漫派组织的第一个文社，并出版同人杂志《法兰西诗神》。由于文社缺乏明确的纲领，不久解散。一八二六年，雨果与诗人维尼、缪塞（1810—1857）和大仲马（1803—1870）等又组织了第二个文社，目标针对当时布满文坛的伪古典主义。因为这时候的古典主义已完全丧失了它在十七世纪的进步性，它成了重形式，轻内容的僵死的教条。同伪古典主义作斗争，实际是社会民主思想在文艺上的反映。雨果受到进步思潮的吸引，尖锐地感到，剧院中脱离现实生活的伪古典主义戏剧和歌咏孤独、悲观，美化中世纪生活的消极浪漫主义戏剧，都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于是他大声喊出了“让人民文学代替宫廷文学”的口号，于一八二七年在《〈克伦威尔〉序》中发出了积极浪漫主义的宣言。雨果给浪漫主义下了明确的定义：“浪漫主义，多少次被人误解，就全面来看，它真正的意义是：文学的解放，新的人民，新的艺术。”雨果在序言中号召法国艺术脱离古典主义。他猛烈攻击古典主义的“三一律”，他认为地点、时间和动作的一致律中只应保存动作的一致律，因为它不与生活相抵触。而地点一致律是十分荒谬的，所有的主人公怎么可能聚集在一个地点？要把所有事件安排在二十四小时内的时间一致律如同地点一致律一样，是荒谬的。正像一个皮鞋匠硬要使一切人的脚穿上同一双鞋子一样的可笑。雨果在序言中主张新剧本用人民群众中存在的朴素的和丰富的语言，要求把活的说白引进剧本里面去而反对使用死气沉沉的缺乏生气的语言。在创作原则上，雨果提出美与丑、崇高优美与滑稽丑怪相对照的方法，他认为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后面，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他反对古典主义单纯追求高贵和典雅的艺术原则。雨果还强调了作家的想象和夸张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克伦威尔〉序》的发表，在当时法国的文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对进步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有着重要的贡献。在雨果之前，虽然有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史达尔夫人（1766—1817）在她的《论文学》与《论德意志》两篇论文中提出了浪漫主义一词，并指出浪漫主义文学是从基督教吸取灵感的寓于想象的文学，在史达尔夫人之后，虽也有司汤达（1783—1842）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一文中指出浪漫主义文学是最能给予近代人以愉快的文学，但他们都没有阐明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特点。雨果却系统地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据批评家、诗人、小说家哥蒂叶（1811—1874）在《浪漫主义史》中回忆说：“那真是奇妙的年代。《〈克伦威尔〉序》在我们眼里发出灿烂的光辉……它引起了一个类似文艺复兴的运动。”

《克伦威尔》是雨果第一部戏剧作品。它以英国十七世纪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为题材，描写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克伦威尔拒绝王位的故事。雨果按照他所提出的浪漫主义美学原则，把克伦威尔描写为“既崇高优美又滑稽可笑”的人物。由于剧本人物众多，对话冗长，不适宜舞台演出，因而没有上演。《克伦威尔》这个剧本及其序言的发表，是雨果脱离保王党立场，世界观转向进步的明显标志。

《〈克伦威尔〉序》，载《世界文学》一九六一年三月号。

《浪漫主义史》第5页，载《世界文学》一九六一年三月号。

雨果主张艺术要反映时代精神和地方色彩，即反映出历史的和民族的特征来，这和现实主义的艺术观有些相通。但雨果强调诗人的主观意识和色彩鲜明的不平凡的事物，因此它是浪漫主义的。本着这种浪漫主义的艺术观，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许多绚丽多彩的诗歌、戏剧、小说从雨果笔下像泉水般涌流出来。“七月革命”前夕，正当古典主义戏剧顽固地霸占剧坛的最后时刻，雨果的浪漫主义剧本《欧那尼》上演了，这是轰动文坛的大事件。围绕《欧那尼》的演出，古典主义者同浪漫主义者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哥缔叶等文社青年身着红背心，充当拉拉队，在剧场大声呐喊喝彩，为《欧那尼》的演出叫好。《欧那尼》以一百场演出，场场客满而取得决战的最后胜利。《欧那尼》演出的成功，标志着新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完全确立，它也是民主的进步力量逐渐强大的明证。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巴黎发生了“六月革命”。查理十世妄图恢复革命前封建君主专制旧秩序的种种倒行逆施，遭到法国人民激烈的反对。从七月二十七日到七月二十九日，巴黎的大学生、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高喊着“打倒波旁王朝！宪章万岁！自由万岁！”的口号，攻占王宫，构筑街垒，竖起革命的三色旗，坚持了三天三夜的武装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查理十世被迫退位，由此结束了旧贵族在法国的统治。雨果热情地赞美七月革命，讴歌“年轻的法兰西”。他痛悼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战士。雨果在第二年发表的反封建反教会的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可以说是革命高潮时期的产物，表达了法国人民三十年代的正义呼声。然而，被大资产阶级拥立起来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是一个富有的、狡猾的国王，银行家拉斐特陪着他到市政厅即位时说：“从今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一语道破了路易·菲力普政权的性质。

金融贵族和银行家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社会矛盾愈益加深，劳资矛盾尖锐起来。雨果对七月革命后的现实感到失望。雨果写道：“我是世纪的儿子，我以一种深恨痛恨着压迫。我诅咒那些躲在宫廷，藏在洞穴的帝王，一身鲜血！”一八三一年，以生产丝织品和天鹅绒纺织品著称的里昂的工人，不堪压迫，豪迈地喊出“不是工作而生，就是战斗而死”的口号，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起义者占领里昂市达十天之久，终因敌人过于强大，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雨果挺身而出谴责社会的不平等。他在中篇小说《死囚末日记》第二版序言里痛斥私有者，主张废除死刑，“人民饥寒交迫。穷困迫使他们去犯罪或是去卖淫”

一八三二年雨果作《国王在娱乐》一剧，由于影射了现实，遭到禁演。雨果愤慨地斥责道：“哪里还有法律？哪里还有权利？”工人阶级再次组织起来为自身的权利而斗争。一八三四年，里昂工人又爆发了第二次起义。这次起义经过四天的流血战斗又被政府军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工人运动推动社会思想的活跃，巴贝夫秘密团体，勃朗基主义者等组织起来，但不久遭到失败，革命由此而进入低潮。雨果错误地认为“七月王朝”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转而同它妥协，希图寻找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与君主政体相结合的政治制度。一八四一年，雨果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在演说中表示拥护君主立宪政体。雨果在《卫戍官》上演遭到失败后，投身到政治活动中，被路易·菲力普所利用，授予雨果以伯爵称号，选为上议院议员。这时的雨果，一方面过着豪华的显贵生活，而内心里又矛盾重重。一八四七年十月，雨果的大女儿罗波蒂和他的女婿游湖淹死于塞纳河中，雨果哀痛地写了抒发个人感情的

一些诗歌。不少的友人劝雨果回头，雨果在《写在一八四六年》这首长诗中表示愿意冲开阻力向前走去。

一八四八年，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巴黎人民构筑了两千个街垒，夺取了所有的兵营和武器库。路易·菲力普吓得从皇宫的地道逃出巴黎，人民焚烧了国王宝座，宣布成立共和国。群众的急风暴雨式的起义斗争教育了雨果，促使雨果转到共和制立场上来。雨果被选为立宪会议成员，参加共和国的立法工作。由于资产阶级收买了国民自卫军破坏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致使“二月革命”遭到失败。同年六月，巴黎人民再度起义，工人阶级无比英勇，妇女、儿童都勇敢地参加了战斗。雨果目睹了共和主义的英雄同人民群众一起坚持四天四夜巷战的场面。但由于“六月起义”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农民的支持，在资产阶级血腥镇压下又失败了。这次革命风暴把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吓坏了。正当他们急剧地向右转，哲学界和文学界出现了一批替资产阶级辩护的辩护士的时刻，维克多·雨果大义凛然，坚决站在广大工人群众一边，英勇地捍卫法兰西共和国。一八四八年底，共和国选举总统，雨果投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特的票。但当一八四九年路易·拿破仑派兵进攻罗马，推翻新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国而恢复罗马教皇职权时，雨果不满这种行为。这一年，雨果出任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他热情号召世界各国团结起来，“互相伸出友好的手，交换物产、商务、实业、艺术与天才，打扫干净地球。”

流放时期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晚，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特实行政变，解散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宣布法兰西共和国改为帝国，号称拿破仑三世。雨果坚决反对，在讲台上揭露其独裁专政的罪行。波拿巴特镇压了巴黎人民的反抗和南方各省农民的起义之后，又极端残酷地对待反抗者，流放了一万多人到非洲去。雨果是坚决反对拿破仑第三政变的议员之一，被流放到国外达十九年之久。

雨果变卖了家产，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女流亡国外。开始住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雨果在流亡中始终坚持同拿破仑三世作斗争。在布鲁塞尔出版政论集《小拿破仑》和揭露波拿巴特政变经过的《一个罪行的故事》。一八五二年，雨果从布鲁塞尔迁到离法国不远，属于英国的小岛杰西岛。在杰西岛出版了政治讽刺诗《惩罚集》，号召人民拿起草叉、锤子，把衣兜装满石子进行起义。一八五五年，雨果又从杰西岛迁到英属盖纳西岛。雨果在这里一直住到一八七〇年回国，写下了最杰出的作品。

雨果同波拿巴特的斗争是不屈不挠的。他对波拿巴特政变的性质缺乏了解，但他憎恨专制、暴虐行为。当他流放到第八个年头的时候，拿破仑第三曾发布大赦令，不少人回国了，但雨果拒绝了，决不和暴君妥协。他说：“我接受辛酸的流放，哪怕无终无了”，“哪怕留下一个人，我就是这最后的一个！”“我把自由的放逐坚持到底；自由回去的时候，我才回去。”

在流放生活中，雨果的社会政治活动远远超出国境，他同全世界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是世界上一切被压迫、被奴役人民的朋友。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侵入中国，强占北京，抢劫财宝，焚烧圆明园。雨果坚决反对这种强盗行为。他写信给英法联军的上尉布特列，称英法联军是“两个强盗的结

伙打劫’。一八六二年法国军队侵入墨西哥，雨果写信给墨西哥人民：“不是法兰西同你们作战，是帝国……勇敢的墨西哥人，抵抗罢！我是和你们在一起的。”一八六三年雨果发表宣言支持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的起义斗争。在流放中，雨果还支持过西班牙建立共和国的斗争，还支持意大利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正义斗争并为意大利的革命领导人募集基金。在流放中，雨果的创作获得了思想和艺术方面的更高的成就。他不仅创作了《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等优秀的小说，还写了文艺专著。在《莎士比亚论》中雨果深有体会地说：“天才究竟又属于谁，如果不属于你，人民？你是伟大的怀抱，天才从你那里而来，让他们回到你那里去罢。”雨果已认识到作家的神圣职责是为人民大众。

晚年时期

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到失败，波拿巴特被俘，拿破仑第三帝国覆灭。雨果结束了长期的流放生活回到祖国，受到巴黎人民热烈的欢迎。当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包围巴黎的严重时刻，雨果号召巴黎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手持武器保卫祖国。他用德语和法语印了许多警告普鲁士侵略军，鼓励人民踊跃参战的传单。他以六十八岁的高龄积极参加巴黎人民所组织的抗敌工作，给了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雨果还将自己的出版税捐赠给购置枪炮捐款委员会；巴黎人民将购置来的两尊大炮命名为“维克多”和“沙托坚”（原是一座英雄城，为惩罚敌人之意）。挂着“国防”招牌的临时政府和敌人私订和约的叛卖行径激怒了工人群众。巴黎爆发了推翻临时政府的起义，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以及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斗争策略，这次起义失败了。一八七一年一月，巴黎由于普鲁士军队的围困和商人的囤积居奇，物价飞涨。人民难以活命，再次发动起义。这次起义又被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武装所挫败，雨果痛心疾首。一八七一年二月，资产阶级在人民革命的威胁下，加紧卖国投降活动，急忙筹备国民议会选举。以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客梯也尔为首的国民政府同普鲁士签订了卖国的屈辱条约。整个法兰西沸腾起来了，人民在怒吼。雨果在国民议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强烈抗议梯也尔政府把法国的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的一部分割给德国，反对不以巴黎作首都而迁往别处的决定。反动的国民议会还取消阿尔及利亚（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选举出来的代表，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里的代表资格。加里波的（1807—1882）不仅为意大利的民族独立而战，他在法国反抗德军的自卫战中指挥志愿军的军团作战，卓有战功。因此，反动的国民议会的这一决定激起雨果极大的愤慨，雨果说加里波的是“惟一替法国奋战并且在这一战争中不败的将军”，雨果的抗议只引来反动派的捣乱和侮辱，雨果愤而辞职，宣布退出国民议会。

法国的无产阶级在反革命的进攻面前奋起自卫，成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梯也尔政府军向国民自卫军开枪，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中央委员会领导巴黎的革命群众举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巴黎公社起义。雨果在公社起义的前十天，因大儿子却尔病逝，带着孙儿孙女离开巴黎去布鲁塞尔，因而没有能够参加巴黎公社起义，但他对巴黎公社的起义是同情的。他认为巴黎公社的革命措施，将作为新社会成功的步伐，成为全法国和全欧洲所效法的榜样。他写信给朋友说：“巴黎成立公社的权利是无可辩驳的。”不过他

认为起义的时机选在国难当头时不合适。他说：“不妨等到以后，普鲁士人离开，时间到了，成立也还不迟。”当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公社的社员遭到反革命的血腥屠杀时，雨果竭尽全力予以保卫。雨果写诗歌颂巴黎公社女英雄路易丝·米雪尔“比男人还伟大”。他痛悼牺牲街头的死难社员，同情流放异国的起义战士，他认为他们“没有一个是坏人”。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比利时反动当局宣布拒绝巴黎公社社员避难，雨果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宣称：“避难是一种古老的权利，这是不幸者的神圣权利。”并建议社员到他家中避难，指明地址是布鲁塞尔街垒广场，四号住宅。比利时反动当局支持暴徒夜晚来砸雨果的房子，嚷着要把雨果弄死。三天之后，比利时当局将雨果驱逐出境。十月，雨果回到巴黎，多方为被判罪的社员辩护。以后，雨果作了上议院代表，但始终一贯地坚持赦免公社社员的正义立场。雨果写在巴黎公社成立时的名言：“公社的信条——巴黎的信条，迟早一定会胜利。”至今仍铭刻在巴黎的公社社员墙角以为后世纪念。

雨果活了八十三岁，于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病逝于巴黎。整个法兰西举哀致敬，巴黎人民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规模是空前的。参加送葬的人群包括巴黎公社的战士、穷苦的百姓、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各国驻巴黎的代表。浩浩荡荡的人群唱着《马赛曲》行进。雨果的遗体葬在法国伟人的墓地先贤祠。

雨果是热情的民主主义战士，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是被压迫人民的朋友，是专制主义的仇敌。他勤奋一生，坚持不懈地教导人们热爱生活，捍卫真理。他是法国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为全世界的人民留下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学遗产。

创 作

雨果一生中有六十年时间从事创作活动。他出版了诗集二十六部，小说二十部，戏剧十二部，理论著作二十一部，一共七十九部作品。这些浩瀚的文学巨著，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悲惨处境的深切同情和对社会上不平等现象的强烈憎恶。雨果用浪漫主义手法结合着现实主义因素描绘了一幅幅色彩斑斓、引人入胜的图画。

诗 歌

雨果的诗歌创作，技巧圆熟，修辞精到，想象丰富，意境清新；在内容上反映了时代前进的脚步声。

雨果早期的诗歌创作，思想保守，矫揉造作，拘泥于古典主义诗歌的格律。二十年代中期，由于政治态度趋向进步，诗歌创作有了新的收获。一八二八年出版的《东方集》，那些富有色调和音响的诗，所抒发的不再是怀古、思古之幽情，而是东方异国情调的讴歌；诗歌主题是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解放斗争的歌颂。其中的希腊组诗以革命的激情表现希腊人民英勇壮烈的斗争，是二十年代杰出的好诗。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前夕，雨果在《秋叶集》里，表明自己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情支持：

我深深地憎恨压迫，
当我听见在世界的某个地方，
在暴君残酷的统治下，
有民族正在求救呼喊。
我就忘记了家庭、孩子和爱情，
还有无忧无虑的安闲和轻柔的歌声，
而把一根青铜之弦装上我的竖琴。

七月革命后，雨果出版了《微明歌集》（1835）、《心声集》（1837）、《光与影集》（1840）。这些诗歌对当时发生的社会历史事件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与态度，反映了法国在金融资产阶级统治下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现实。从一八四一年起，诗人因从事政治活动而放下了自己的竖琴。但诗人的责任感不断地责难他，雨果在《写在一八四六年》这首长诗中喊出：

因为我乱喊过王朝的歌子，
我就应当永远钉在愚蠢上头？
就应当冲我的世纪嚷：后退！
冲观念嚷：不成！冲真理嚷：滚开！

雨果冲开阻力，决定继续向前走。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特实行政变，巴黎的群众遭到镇压，死难者不计其数。雨果拨响青铜之弦，发出激越的战斗音响。

雨果在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仑第三称帝这一天写的《四日晚上的回忆》这一首诗，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

孩子头上中了两颗子弹。
房屋干净、简陋、安静、朴素；
在一幅肖像上面挂着一束圣洁的树枝。
一位年老的祖母在那儿哭着。

我们默默地给孩子脱下衣服。他的嘴，惨白地张着；死亡已经淹没他的眼睛；他的手臂垂着，好像在找依靠。在他衣兜里有一个黄杨木的陀螺。他的伤口大得可以放进去一个手指头。你们可曾见过篱笆上熟透了的桑椹吗？他的脑盖是裂开的，就像裂开的木头。祖母一边看我们给他脱衣服，一边说道：“他多白呵！你们把灯拿近一些。天呀，可怜的头发还粘在太阳穴上呢！”做完这个以后，她把孩子抱在她的膝盖上。夜是凄惨的；我们听见在人杀人的街上，响着一阵阵的枪声。

“应该把孩子埋了！”我们的伙伴们说。于是从胡桃木的衣橱里取出一条白被单。可是祖母又把孩子移到火炉旁边，好像要把僵硬的肢体给烘一烘暖。唉！死亡用冰冷的手碰触过的东西，在人间的火炉旁边再也烘不暖了！她低着头脱去孩子的袜子，她把死人的脚握在她枯老的手里。

“难道这不是一件伤心的事情吗？”她惨痛地说：“先生，他还不满八岁哩！他在学校里，老师们都很满意。先生，我要是要写信的话，那总是叫他来替我写。难道现在他们要杀起孩子来了吗？天呀！那么这些人都变成强盗了！我请问一句。今天早晨，他还在窗口那边玩呢！这从哪儿说起，他们就这样夺去了我的心肝！他在路上走道儿，他们就向他开枪。先生，他和善得像耶稣一样。我已经老了，痛痛快快就叫我死去得了；这在波拿巴特先生反正是无所谓的，与其杀死我的孩子，不如把我杀死！”

她住嘴了，因为眼泪使她感到窒息。所有的人都在祖母的身边哭了。然后她又说道：“现在我一个人怎么办？今天，你们大家要给我解释解释。唉！他母亲留下来的只有他。为什么要把他杀死？我要请他们说个明白。孩子并没有喊过共和国万岁呢。”

我们一声不响，严肃地立着，脱了帽，在这不能安慰的创痛面前，我们毛骨悚然。你真是，老太太，一点儿不懂得政治。拿破仑先生，这是他真实的名字，

他是贫穷的，尽管当了王；他喜欢宫殿；
他该当有些马，有些仆从，有些钱，
为了他的游戏，他的服饰，他的睡眠，
他的狩猎；而且他还要利用这机会来救救家庭，救救社会和教廷；
他要住圣葛罗宫，夏天满园都是玫瑰，
好让县长和市长们到那儿去朝拜；
就是为了这个，所以那些年老的祖母，
必须用年龄使之发抖的可怜的灰色手指头，
给七岁的孩儿们密密地缝着尸布。

（闻家骅译《雨果诗选》，一九五四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一八五三年出版的《惩罚集》，是刺向拿破仑第三专制帝政的投枪和匕首。这部辞锋尖锐泼辣的政治讽刺诗集深为革命导师列宁所喜爱。一八七〇年普鲁士军队包围巴黎，雨果与祖国和人民命运与共，写下了许多激昂的爱国主义的战斗诗篇。他歌颂为国捐躯的战士：“为祖国而牺牲的志士们啊，我羡慕你们的命运！”他描写战士们参战的动人情景：

清冷的黎明，露出一抹青光。
一群人整整齐齐地走过街上；
我跟着浩荡而雄壮的声浪向前走，
人的脚步，在前进的时候才会发出这样的声响。
这是公民们出发到战场上去。
纯洁的兵士们呵！在他们行列中间，
孩子们骄傲地牵着父亲的手，尽管身个儿比较矮小，
但志气却是一般高：而妻子们走在丈夫的身边，扛着丈夫的枪。
这原是高卢妇女的传统，
男子出征，妇女就扛甲冑，
而且还要待在那儿，
不管是进攻凯撒 还是向阿提拉挑战。
谁都不知道未来的变化！孩子们在笑，
做妻子的也并不伤心。巴黎遭受着一次可耻的袭击；
可是巴黎人全都同意这个见解：
只有委曲求全才会使一个民族失去光彩，
不管后果如何，祖宗决不抱怨他的子孙，
而巴黎的灭亡原是要争取法兰西的永生。
一定得保持荣誉，除此以外，我们都可以牺牲。

一八七二年发表在《凶年集》里的诗歌，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和明朗乐观的情调。这些诗还有对于巴黎公社社员崇高品质和勇敢战斗精神的颂扬和赞赏。

高卢，欧洲中部强悍好战的民族，自公元前二世纪逐渐为罗马所征服。现今法国、比利时，瑞士及德国的一部分，即从前高卢人居住的地方。

凯撒，古罗马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和作家，曾征服高卢，公元前 46 年建立独裁统治，公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被布鲁图和卡西阿为首的元老院贵族阴谋杀害。

阿提拉，五世纪匈奴国王，他迷信武力，肆意侵略，曾引海水淹没欧洲大陆，并自夸凡是他马蹄所到之处，青草即不复再生。后来为罗马所击败。

雨果的抒情诗中有一部分是咏叹人生，抒发感情，描绘自然景色和议论哲理的诗，但绝无消极浪漫主义者那种灰暗、悲观的色彩，而是情真意切，富有生气。

雨果的叙事诗也很成功。从一八五九年开始写的《历代传说》，有描绘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直到当代的历史图画，有神话和民间传奇，它们既独立又连成一个整体，借以表现“从人类之母夏娃到人民之母一七八九年大革命这一过程中，人类面目不断变化的标志”。这部史诗共出了三集（第三集是一八八三年写的），是一部珍贵的史诗巨著。

戏 剧

雨果的戏剧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坛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从一八二七年写第一个剧本《克伦威尔》起，到一八八二年写《笃尔克玛》止，戏剧创作贯穿始终。尤其是三十年代的戏剧作品，以其新内容和新形式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世界声誉。

一八三〇年《欧那尼》的演出，引起很大的轰动。这个剧本以十六世纪西班牙“野史”中一个浪漫故事为蓝本。主人公欧那尼是一个出身贵族的青年，由于父亲被西班牙原先的国王杀死而被迫流落为盗，他发誓要杀死王位的继承者卡洛斯以报父仇。欧那尼爱上公爵的侄女唐娜·素儿小姐，而国王卡洛斯却将素儿小姐许配给公爵，国王本人又觊觎着素儿的美色。第一幕，卡洛斯国王潜入公爵府，偷听欧那尼与素儿的情话，要挟欧那尼，无耻地提出与欧那尼平分素儿的爱情。恰巧被公爵撞见，国王谎称微服私访，蒙混过去。第二幕，欧那尼准备与素儿小姐私奔，国王深夜带着几个廷臣前来劫持素儿，被欧那尼的弟兄捉住。欧那尼出于贵族观念，没有杀死放弃决斗的国王并放国王逃走。而欧那尼的弟兄们却被国王带来的廷臣围困，欧那尼只身逃走。第三幕，欧那尼逃到公爵城堡，国王前来搜捕。公爵出于贵族的荣辱观念，拒绝从自己家中将欧那尼交出；国王于是把素儿作为人质带走。欧那尼感激公爵救命之恩，发誓只要听到公爵的号角召唤，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把性命交给公爵处理。第四幕，公爵和欧那尼准备谋杀国王，但被国王卡洛斯捕获，素儿愿与欧那尼同死。正巧卡洛斯继承日耳曼帝国的皇位，实行大赦，不仅赦免了欧那尼，还恢复欧那尼简武士公爵的爵位，并赐他与唐娜·素儿完婚。第五幕，正当欧那尼与素儿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老公爵妒恨欧那尼的幸福，吹响了号角，于是欧那尼与素儿双双毕命，老公爵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欧那尼》是浪漫主义戏剧的典型。它和古典主义的戏剧完全不同。这个剧本有明显的反封建的倾向，古典主义的戏剧美化封建王侯，而在这个剧本里封建王侯却成了讽刺、揭露的对象；古典主义的戏剧遵从“三一律”，而这个剧本在艺术手法上完全打破了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时间远不止二十四小时，地点换了好几处；它把悲喜剧的因素揉合在一起，情节错综复杂，回旋跌宕，出人意料。剧本使用了强烈对照的手法：国王与强盗对照，坟墓与婚礼对照。通过对照使作品有声有色，增强美的感受。剧本里主人公改装、决斗、用毒药、爱情、阴谋和死亡等，都是古典主义所不容许的。古典主义只许表现所谓崇高、典雅的事物。剧终在舞台上出现三具尸体，这更是对古典主义的亵渎。因此，《欧那尼》的上演，象征着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两派

势力之间的殊死斗争。最后，《欧那尼》获得全胜。

《欧那尼》之后，雨果写了浪漫主义剧本《国王在娱乐》。遭到禁演以后，雨果又写了几个浪漫主义剧本：《吕克莱斯·波基亚》（1833）、《玛丽蓉·德·洛尔墨》（1833）、《玛丽·都铎》（1833）、《昂热洛》（1835）、《吕意·布拉斯》（1838）等。雨果的戏剧题材是以国王、贵族等封建专制主义者为揭露和批判的对象。雨果抨击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而颂扬才智超群、道德品质高尚的普通人，表现了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但由于雨果只注重道德上和精神上的胜利而不提倡反抗和斗争，剧中的主人公缺乏实际的行动，因而对现实的批判不十分有力。雨果的戏剧，情节是浪漫主义的，作者任其想象驰骋，戏剧冲突尖锐、激烈，出人意料，但往往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由于追求性格方面的对比，过于夸张，有的缺少真实感。

一八四一年雨果写了《卫戍官》，上演后遭到失败，此后就很少写剧本，转而写了许多成功的小说。

小 说

雨果的小说繁多。早期受到司各特（1771—1832）的浪漫主义小说的影响。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当时风行全欧。司各特被称作“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他借历史题材表现个人情感，将历史上生动的史实加以美化的写法，对雨果影响很大。一八二三年写的《汉·伊斯兰特》，充满荒诞的想象，把强盗写成魔王，把英雄写得像天神一样。一八一九年动笔，一八二六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布格——雅加尔》，以一七九一年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的黑奴起义为题材，描写了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但美化了青年殖民主义者维奈，歪曲了起义者的领袖雅加尔，反映了早期雨果思想的复杂性。

七月革命前夕，雨果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八二九年写的《一个死囚末日记》，现实主义成份有所加强。这部中篇小说通过一个死囚在狱中的生活及心理活动的描写，揭露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不公正，反对对犯人实行死刑，表现了雨果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一八三四年，雨果以同一主题发表了另一个中篇小说《克洛德·格》。小说描述一个穷苦的工人由于找不到工作，为饥寒所迫，给老婆和孩子偷了仅够用二天的面包和柴火，但却受到五年监禁之苦。在监狱中，他由于不堪忍受狱吏的暴虐行为，用斧子砍死了监狱苦工场的场长。故事深刻地揭示，主人公遭到如此悲惨结局的原因，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和监狱中的恶劣环境。

雨果在六十年代流放生活中写的几部长篇小说，具有更加强烈的社会性。

一八六六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以王朝复辟时期为背景，集中描写吉里雅这个以打鱼、种地为生的青年，在海上和小岛上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创造奇迹的感人事迹，热情歌颂了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和顽强意志。小说中的吉里雅，勤劳勇敢，道德高尚，有舍己为人的精神。他爱上了船主勒杰利的侄女苔莉雪特，接受了从触礁汽船上运回机器的条件。等到他历经千辛万苦将机器运回时，发现苔莉雪特另有所爱。他决心成全对方的爱情，在潮水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雨果在以浪漫主义的激情对主人公热情赞颂的同时，又以对照的手法描写了恶汉汉丹，克里班船长和雅克曼·埃德洛教长。

这三个人是王政复辟时期社会上邪恶势力的代表，作者对他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作者是以抽象的宿命观念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雨果在这部小说的序言中说：“宗教、社会、自然是人类三大斗争，这三大斗争也是人类三大需要……生活中神秘莫测的困难艰险来自这三部类，人类面临着以迷信的形式，偏见的形式，自然原素的形式出现的障碍，有三种宿命压在我们身上，教义的宿命、法律的宿命和物质事物的宿命；在《悲惨世界》中，作者指出第二种宿命；而在本书中则要说明最后一种。”雨果的这种唯心主义宿命论，使作品的社会性受到损害，人物缺乏鲜明的阶级印记。以劳动者作为长篇小说的正面主人公，这是雨果世界观中进步的社会思想的反映，在文学史中应占一席重要的地位。

一八六九年出版的《笑面人》，具有类似的主题。雨果通过笑面人关伯仑一生的奇异遭遇，热情歌颂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善良的人民。关伯仑是英国爵士的后代，从小被卖给儿童贩子，儿童贩子用毁容术破坏了他的面容，使他变成了总是面带怪笑的人。他后来被人贩子抛到荒岛上，在天寒地冻，无以为生的情况下，从雪地上救了一个女孩，她就是盲姑娘蒂。关伯仑和蒂被好心的流浪艺人窝苏斯收养，他们三人四海飘泊，受尽折磨。但他们互相体贴，彼此照顾，相互间存在着最诚挚的感情。关伯仑被密探带走，窝苏斯就在监狱门口等着。后来关伯仑被恢复了爵士地位，但他不愿侍奉王侯，毅然摆脱贵族爵位的羁绊，回到下层社会当中，成为人民之子，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欢迎。

同正面形象相对照的是安妮女王、郁茜安娜和摩埃爵士。他们奢侈淫乐，彼此陷害，互相利用。两组人物代表着尖锐对立的两个不同的世界，即“极度贫贱”的世界和“极度富贵”的世界。

小说的背景是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英国从詹姆士二世到他的女儿安妮王统治的这一时期。一六八八年，英国发生资产阶级政变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权，是资产阶级与新贵族联合的君主立宪政体，封建势力并未消灭。雨果的批判矛头只指向英国社会的封建残余势力。雨果认为社会之所以黑暗，是由于保留了国王和封建贵族阶级。在劳资矛盾极为尖锐的六十年代，这一共和主义的主张已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但小说对上层社会的揭露和对下层社会的同情，仍然有它的积极作用。

雨果的小说显示了作为人道主义者、社会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雨果的全部思想和观点。

主要代表作品

雨果的长篇小说中，有三部著名的代表作，这就是《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九三年》。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早期的一部长篇小说，具有感人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这部小说是一八三一年发表的，当时雨果只有二十九岁。那时法国爆发了反对君主政体和教会、僧侣的“七月革命”，这部小说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特色。

这部小说以紧张奇异的故事情节，色彩缤纷的景物描绘，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和优美生动的语言而成为浪漫主义小说的典型代表作。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四八二年的巴黎，是法王路易十一统治的末期。那时的法国已结束了封建割据，君主专制制度已经确立，王权和教会勾结起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教会在中世纪有着特殊的作用，它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它不仅以虚伪的说教欺骗愚弄人民，还从经济上残酷地剥削人民。教会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还享有种种特权。巴黎圣母院就享有“圣地”的特权，它可以不受法律的管辖。贵族、僧侣高高在上，为所欲为。这部小说暴露了贵族和僧侣残害人民、无恶不作的丑恶本质；赞颂了底层人民的优秀品质和反抗精神；展示了法国社会善与恶、美与丑、爱情与欲念、民主与专制、贫穷与富有的矛盾冲突，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的主题思想。

《巴黎圣母院》这部长篇小说共十一卷。

上册六卷

当你翻开这部小说的扉页，呈现在你眼前的两座塔楼之一的暗角上，有手刻的：

ANALKH

这是希腊字，意思是命运、命定或者命数。如果你以为这部小说的中心主题就是命运观念，那就错了。它是巴黎一个副主教放纵欲念，戕害良善的罪恶记录。随着小说篇页一页一页地翻过，你将为这个悲惨而动人的故事深深地激动。

故事发生在一四八年一月六日。这一天，格雷勿广场上按照惯例要放焰火，布拉格小礼拜堂要用花和彩带扎成五月桂，法院大厅要上演宗教剧。头一天晚上，市政府里的人们就穿着胸前带白色十字的紫红羽缎短衣在各公共场所用喇叭通知大家一个消息：法国王太子与佛兰德的公主玛格丽特联姻。佛兰德使臣们要观看宗教剧的演出和愚人主之主的选举。巴黎的男女市民们在那天把房屋和店铺关闭起来，从四面八方涌向格雷勿广场、布拉格礼拜堂和法院大厅。人群不断地增加，形成巨大的人的浪潮，川流不息，正像瀑布流向湖泊一样。笑声、叫声、千万人的脚步声，形成一片巨大的声浪。像潮水似的汹涌着的人群中有手艺人、卖艺女、牧师、商人、大学生、流浪汉和乞丐等。在嬉笑怒骂中不时夹着“行行好”的乞讨声。每个大门口、窗户上、小窗洞和屋顶上，密集着成千的面孔，尤其是妇女们娴静的面孔，他（她）们不断地向流动的人群观看着，努力地搜寻着，耳朵里一阵阵轰鸣，眼睛里

一阵阵眩晕。巴黎的民众正在热闹非凡地庆祝“主显节”和“愚人节”。

法院大厅按着一向的惯例在正午十二点上演戏剧。今天上演的是宗教讽刺剧《圣母玛丽亚之审判》。由于主教先生和贵族老爷迟迟不到而使戏剧不能按时开场。观众发出怨愤声，学生喊出，如果不开演宗教剧，就要吊死四个法院执事，把四个法院执事的脸都吓白了。群众等了许久，最后在主教和贵族未到之前将帷幕拉开了。舞台上的朱庇特装束得很美，穿一件有镀金钮扣的黑天鹅绒铠甲，头上戴一顶饰着镀银钮扣的头盔，手里拿着钉了铁钉并且饰有长长短短的金箔条儿的一卷镀金硬币，双足穿着希腊式的绳鞋。这华丽的服装，异样的打扮，激起观众一阵热情，但它不能持久，很快地消失在乏味的内容中。舞台上四个花面文身的人物，他们是农妇与牧师，商女和工人。两对快活的夫妇想把一只金海豚判给女人中最美的一个。于是，他们走遍全世界寻找这美人。海豚比喻王太子昂布瓦斯。剧情被容貌俊美而顽皮的青年惹昂·孚罗诺的喊声所打断，原来乞丐王国的“国王”克罗班·徒意福装成病鬼模样，半闭着眼睛，用凄惨的声音在行乞：“请慈悲呀！”被打断的剧情续上还不久，又被奥地利公爵马克西米良的四十八个使臣的到来所打断。贵宾进来，乞丐王克罗班大胆地把两条腿在轩椽上架成十字，露出少有的傲慢举动。人们对宗教剧不感兴趣，刚城的袜店商人加克·戈勃洛尔提议选举愚人之王。每个人轮流从窗口伸出头去向别人怪笑，哪个笑得最丑，就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当选为王。这个提议得到热烈的拥护。于是窗口出现了一个个绝妙的怪笑，其中尤以巴黎圣母院敲钟人加西莫多的怪笑最使观众叫绝，赢得了热烈的喝彩。

这个愚人之王的当选者有一个四面体的鼻子，马蹄形的嘴，猪鬃似的赤红色眉毛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左眼，还有一个大瘤遮没了右眼，像城垛样参差不齐的牙齿，坚硬的嘴唇，一颗牙齿如象牙一样从唇上突伸出来，那弯曲的下巴，那布满全脸的轻蔑、惊奇和悲哀混合的表情，引起全场欢呼。只见一个巨大的头颅长满红头发，两肩之间隆起一个驼背，当他摇摆时，两股和两腿像两把镰刀，刀柄同刀柄相联起来，两脚肥大，两手粗壮，在种种畸形之中，有一种不容怀疑的紧张、严肃、勇敢的态度。这个愚人之王的当选者是一个女人和孩子见了害怕的人。他头上戴着纸糊的冠冕，身上穿着可笑的袍子，乘着绘有花纹的轿子，由十一个愚人之友会的会员把他抬在肩膀上，穿过法院走廊，到一些大街和公共场所游行起来。

一眨眼间，法院大厅空了。宗教剧没有观众，演不下去了。一个青年喊道：“拉·爱斯梅哈尔达来了！拉·爱斯梅哈尔达在广场上！”这名字有奇异的效果，所有大厅里的人通通跑到窗口上，爬到墙上去看，有的甚至搬走了演员上场的梯子。

格雷勿广场的中央燃着焰火，四周围了一圈人，人们对吉卜赛女郎拉·爱斯梅哈尔达的舞姿心向神往，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小说一开始，就揭示了神性与人性的冲突，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中心人物。这是小说故事情节的开端。一场惊心动魄的悲剧就从这里展开了。

主显节和愚人节，是基督教的节日，传说六月六日为耶稣受洗的日子，人们称这一天为主显节。四月一日为愚人节，人们在这一天可以尽情笑闹。由于两个节日相距很近，当时的人们往往把这两个节日边在一起庆祝。

朱庇特，罗马人称宙斯为朱庇特。宙斯是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父，是掌管雷电之神。

由于宗教剧的观众一哄而散，遭到失败的剧作者甘果瓦信步来到广场，不料他也被眼前的灿烂景象迷住了。但见身边有只小山羊的一个身材细长、皮肤略带棕色的姑娘轻快地舞动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一闪一闪。这姑娘在人群中一边舞，一边敲着小鼓。甘果瓦不由自主地发出“是人？是仙？是天使？”的惊叹。

所有在她周围的人们都目不转睛，大张着嘴。当她这样伴着鼓声跳舞时，她两只圆圆的结实的手臂把一面小小的鼓高举在她小巧玲珑的头上。还有她的没有绉褶的金色紧身衣，她的舞动时膨胀起来的带小班点的袍子，她的裸袒的肩膀，她的时时从裙子里露出来的两腿，她的黑头发，她的光亮的眼睛：看起来她简直是个超自然的生物。甘果瓦想：“这是一条蛇，这是一个森林女仙，这是一个女神，这是一个女酒神！”在光亮照耀下的成千个面孔中间，有一个严肃、平静而阴沉的面孔。这个人约有三十五岁，秃头顶上只有几根灰白的头发。在他深邃的眼睛里闪着一种奇异的青春，狂热的生命，深沉的热情。他不停地把这种目光投向那个吉卜赛女郎。在人们为姑娘和小山羊的精彩表演而发出的阵阵喝彩声中，却混杂了一个阴沉的声音：“这里头有邪法！”“这是亵渎神圣的！”“这是侮辱神圣的！”但雷鸣般的喝彩声盖过了那个阴沉的声音。这阴沉的声音是那个秃头的人发出的，女郎战栗了一下。一个尖锐的声音从广场的暗角里发出来；“你还不走开吗？你这只埃及的蟋蟀！”这是关在荷兰塔里的女修士居第尔发出来的喊声。十六年前，她惟一的独生女儿被吉卜赛人偷走了，为此，她发了疯；为此，她憎恨一切吉卜赛人。

夜深了，姑娘带着小鼓，牵着小山羊得加里从人群中走出去。甘果瓦紧紧尾随在后，走进窄巷，穿过弄堂，到了十字路，愈走街道愈加黑暗和荒凉。忽然听到一声尖锐的叫喊，借着街角上圣母像的铁笼里燃着的一支蜡烛的光亮，甘果瓦看见吉卜赛女郎被两个黑影抢走，可怜的小山羊吓得咩咩地叫。甘果瓦大喊：“救命！救命！”少女喊：“捉凶手啊！捉凶手啊！”正在这时，皇家卫队长带来十五六个弓箭手，将抢人的加西莫多包围了，抓住了，绑上了。甘果瓦在昏乱中奔跑一阵之后，几次掉到阴沟里，跨过许多街道，穿过不少胡同，误入了乞丐王国。这里蜷缩着一堆堆跛子、独眼、疯瘫病患者，聚集着乞丐、扒手、卖艺人、诈骗犯，他们生活在脏污的市区角落，他们代表着巴黎社会的最底层。与此相对照的是，市区中心高耸的建筑物中住着衣饰华丽的贵族和操纵生杀大权的僧侣。甘果瓦闯入“怪厅”；“怪厅”里的“国王”克罗班·徒意福，就是白天在法院大厅要钱的叫化子。按照“奇迹王朝”的“法律”，对误入“怪厅”的“上等人”就得像帝王政府绞死流浪人那样地绞死，除非有一个乞丐王国的女人肯嫁给他；如果没有女人嫁给他，就得活活被绞死。乞丐王国的女乞丐没有一个愿意要他做丈夫。爱斯梅哈尔达为了从绞刑架上救出这个无辜的人，她用轻快的脚步走向甘果瓦，宣布同他结婚了，以四年为期。但在爱斯梅哈尔达的心中却深深地印上了救她脱险的法比。

作者绘形绘色地介绍了故事发生的场所——巴黎圣母院。这是一所明丽而又庄严、崇高的建筑物。是法兰西艺术家和劳动者的杰作。作者热情地赞美它说，“很少能找到有比这个圣母院的正面更漂亮的建筑术的篇章了！”

作者赞美巴黎圣母院建筑雄伟壮观，并且介绍了十五世纪巴黎的风俗、人情和行政区划。那时的巴黎分做三个镇：即城区、市区和大学区。城区在

岛上；市区深入郊野；大学区在塞纳河左岸。巴黎圣母院在城区。

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罗德出身于高等市民家庭，从小被父母定为牧师职业。他在弥撒书和辞典之中长大起来，从小就学会低着眼睛轻声说话。他性格忧郁，学习热忱。他学完了宗教法规课程，又致力于法典的研究，还学医学和高等文艺；懂得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和国王路易十一有来往。他十八岁时，父母在瘟疫中死去。他爱怜襁褓中的弟弟惹昂。他以极大的悲悯抚养被弃于圣母院钟楼前廊木床上，装在麻袋里的残废儿加西莫多。由于弟弟长大后的堕落和放荡行为，他的人性受到挫折，因而专心致力于科学，常常独自一人钻进破屋炼金石。他远离人群，企图以天主教提倡的禁欲主义去抑制人类的本能对他的侵扰。“无论老少，已婚与未婚的一切女人”，就是国王的女儿来探访，他也加以拒绝。他禁止吉卜赛女郎到教堂空地来舞蹈。但他始终排除不了欲念对他的侵扰，他像影子一样紧紧追随美丽的少女拉·爱斯梅哈尔达。他还指使加西莫多在夜深人静时抢走她。由于加西莫多抢人时被卫队抓住了（而他却偷偷地溜走了），在节日的第二天早上，加西莫多被带到法庭上受审判。负责审理加西莫多的检查官孚罗韩是一个不关心百姓痛痒，草菅人命的赃官。他还是一个装腔作势，强不知以为知的聋子。孚罗韩是聋的，又一点不知道犯人也是聋的。检查官在提了三个问题之后，不耐烦地说道：“够了！”“我们当面宣告：第一，因为你在夜间所做的骚扰；第二，因为你殴打了一个疯女人；第三，因为你背叛和反抗国王陛下的巡队。对于这点你有什么辩护吗？书记官，你把这个犯人所说的一切都记录下来没有？”这句自作聪明的问话，在听众和书记们中引起一阵哄笑。因为加西莫多一句也听不懂，一句话也没有说。然而聋子检查官先生以为犯人作了无礼答辩，愤怒地说道：“恶棍，为了你的回答，你就该处绞刑。你知道你是在同谁讲话吗？”连接待室的卫士们都跟着一起哄笑了。市长先生接着审问。可怜的敲钟人听不到对方问的是什么，在所答非所问的情形下，遭到了不公正的判决。加西莫多被武装的军警带到格雷勿广场的绞台上去挨皮鞭的抽打，并且要转磨一个钟头。当书记官向检查官说明“这人是聋子”时，想不到检查官竟然说出：“呵！呵！那太困难了。我还不知道这回事。照这样说来，应该多转磨他一个钟头。”居然被加判一个钟头。加西莫多由于检查官和他一样的耳聋，要在绞台上被转磨两个钟头。

当这个昨天被人崇奉为愚人之王的加西莫多被绳子和皮带绑在绞台的轮盘上的时候，他的衬衣被人剥到胸脯，跪在绞台的板上。刽子用手脚把绞盘的轮子转动，皮鞭在空中发出尖厉的响声，像阵雨似地落在可怜的敲钟人的肩膀上，一下接着一下，又是一下，又一下……轮子一直不停地转动，鞭子落下，血迸溅出来，成千条血流在肩膀上流淌。加西莫多眼里冒着怒火，拼命挣扎着，筋疲力尽地垂下他的头。加西莫多为不白之冤所受的酷刑在看客中不仅没赢得丝毫同情，反而遭到咒骂、嘲笑，甚至有人向他投石子。处在野蛮的中世纪的人“是没有怜悯心的”。加西莫多在受刑中看到一个牧师骑着一头骡子走近他；在他愤怒、悔恨和失望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温和的笑容，充满了难以形容的甜蜜的温柔。牧师愈走近他，他的笑容就愈加明显，愈加清晰，愈加光辉。然而当那牧师认出犯人之后，便低下眼睛，急忙回头就走。这个牧师正是唆使加西莫多抢劫吉卜赛女郎的副主教多姆·克罗德·孚罗诺。在一个半钟头的鞭刑中，加西莫多突然打破沉默，用一种不像人声而更像动物咆哮的声音嗥叫道：“给我水喝！”这悲惨的呼叫没有激起人们的同情，

反倒引起市民们的笑乐。加西莫多的脸涨得紫红，淌着汗，眼里闪着狂野的光，嘴里因愤怒的痛苦而吐着泡沫，舌头一半伸出在嘴唇外面。几分钟之后，他又用更愤怒的声音叫道：“给我水喝！”仍然只有哄笑声。有的抛出浸过阴沟污水的海绵，有的投去一块石头，还有的扔出一个破碗。加西莫多第三次发出“给我水喝”的喘息声。这时只见一个装束奇特的少女，带着她那雪白的小山羊，手里拿着一个小鼓，分开众人，走向绞台来。加西莫多见到的正是自己昨夜想要背走的那个少女；他害怕了，以为要对他报复。没有想到，女郎一句话也不说地走向那弯着身子躲避她的犯人，从胸衣下取出一个葫芦，温柔地拿到加西莫多干裂的嘴边让他喝。这个代别人作恶而受刑的人，被感动得一大颗眼泪沿着脸颊往下流。这是那个可怜的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流下的一滴眼泪。喝完了，那可怜的人用一种带有自责和悲哀的眼光注视着少女。作者赞叹这个漂亮、新鲜、纯洁、妩媚而又纤弱的少女垂怜于可怜、难看和凶恶的人。由于这个善良的举动，台下的观众也被感动了，大家拍手叫好。然而，住在“老鼠洞”里的女修士居第尔却恶狠狠地咒诅道：“可恶的吉卜赛女儿！可恶！可恶！”

上册完。

下册从第七卷开始。

三月上旬，一个阳光照耀的春天的日子，一群漂亮的贵族妇女在富丽的哥特式建筑的拱顶上，在石头露台上狂欢。她们在谈着、笑着、嬉戏着。这些妇女从外省来到巴黎，聚会在国王的前刀箭手的寡妇家里，等待着陪伴佛兰德公主的荣幸。

寡妇的女儿贡得罗西耶·佛勒赫·得·李，是侍卫长法比·得·夏多倍赫的未婚妻。这个惯于玩弄女性，喜新厌旧的花花公子法比，心神不定，另有所图。佛勒赫·得·李疑心法比和卖艺的吉卜赛女郎有暧昧关系。他们把爱斯梅哈尔达从卖艺的广场叫到贵族的府邸。这些自以为美如天仙的女人被吉卜赛女郎容光照人的美貌惊呆了。她们从头到脚打量姑娘，面面相觑。接着，她们又用毒辣的、尖利的舌头围攻姑娘，对她进行尖刻的讽刺和恶毒的讥诮，表现出贵族阶级的傲慢与残忍。小姑娘噙着热泪，带着她那颗受到伤害的心，牵着她那可爱的小山羊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法比为爱斯梅哈尔达的美貌所吸引，出于玩弄女性的恶习，他要爱斯梅哈尔达深夜到指定的地点同他相会。法比在赴爱斯梅哈尔达的约会中被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罗德发现、跟踪。克罗德被天主教禁欲主义的精神枷锁折磨成了一种可怕的情欲的俘虏，每天从圣母院的塔楼顶端监视着少女的行动。他投向女郎的目光是阴沉、可怖的。他对爱斯梅哈尔达的垂涎达到不能容忍任何人去亲近她的程度，他要是不能将她据为己有，他就要不顾一切地使出罪恶手段将她毁灭。他甚至找出这样一种“理由”为自己辩护：“谁叫她生得这样美”，并且准备叫皇家检查官逮捕吉卜赛女郎。就在爱斯梅哈尔达同法比在法洛代尔旅店幽会时刻，克罗德像一个黑色的幽灵从阴暗的角落窜出来，用匕首将法比刺伤。结果，爱斯梅哈尔达竟被指控为女巫、杀人犯，在法庭上受审，而真正的杀人凶手克罗德却高坐在审判席上诬陷爱斯梅哈尔达是以巫术害人的杀人凶手。不管爱斯梅哈尔达怎样申诉，怎样呼天号地大叫冤枉，教廷和法庭仍然串通一气，用酷刑逼使爱斯梅哈尔达招供。爱斯梅哈尔达被丢进死囚监狱，克罗德窜进监狱企图诱使爱斯梅哈尔达满足他的兽欲，被爱斯梅哈尔达拒绝了。克罗德自称他对女郎的欲望是一种永劫的爱。传说中有有一个达斯特被美

丽的女巫迷住了，他烧死了女巫，自己也就除掉了邪念。克罗德决意要尝试一下这种祓除法，他利用副主教的权势通过法庭判了爱斯梅哈尔达绞刑。

执行这一天，广场上聚集了数不清的人群。副主教克罗德借口听犯人忏悔，接近女郎并且对她说，只要答应爱他就可以把她从死刑上救下来。爱斯梅哈尔达拒绝了；她一心想着法比。当她两手被绑，仰面朝天，临刑时无意中见到了法比，女郎的心为之快乐得忘记了死的悲哀，喊出了：“法比！我的法比！”可是站在露台上冷眼观看执刑的法比队长，却皱了皱眉头，同身旁的贵族小姐一起躲进露台上的丝绒帷幔后面去了。女郎的心碎了，跌倒在铺道上。刽子手要执刑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敲钟人迅速地跨过花缕栏杆，用双脚、两膝和两手攀住绳子，滑到教堂正面，从屋顶上跳了下来，飞快地跑向行刑的地方，用拳头打倒刽子手，抱起吉卜赛女郎，把女郎高举在肩上，用可怕的声音叫道：“圣地！圣地！”像闪电一般跑进了巴黎圣母院。这时，布满在刑场上的人们也重复地大声叫道：“圣地！圣地！”成千的人冲着教堂大拱门下紧抱着爱斯梅哈尔达的加西莫多鼓掌欢呼。

加西莫多将爱斯梅哈尔达安置在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圣母院是中世纪的禁区，只准圣职人员出入。这里是不受任何法律管辖的。这个外貌粗野、丑陋的下等人加西莫多，却是最诚挚、最富有感情的人。他对爱斯梅哈尔达说出了最甜蜜最体贴人的话。他说：“我使你害怕。我很丑，不是吗？决不要向我看。只听我讲话好了。——白天，你留在这儿；晚上，你可以在整个教堂里散步。但是不管白天黑夜，不要走出教堂。出去就要毁了，人家将杀掉你，而我也会死。”他对爱斯梅哈尔达的爱是一种崇敬的仰慕的爱。他将爱斯梅哈尔达对照自己，觉得自惭形秽。他用他思想范围内的美好事物来比喻女郎，结结巴巴地对爱斯梅哈尔达说：“你是一道阳光，一颗露珠，一只鸟儿的歌声！——我，我是可怕的东西，不像人不像兽，不知是一种什么比岩石还坚硬、皱缩和难看的东西。”他对爱斯梅哈尔达的爱达到了无私、忘我、崇高的地步。当他知道爱斯梅哈尔达思念卫队长法比而郁郁寡欢时，他设法通知法比，要他同姑娘会面。当他见到爱斯梅哈尔达因法比不来而流泪时，他设法安慰她。他每天给爱斯梅哈尔达送食物，深夜蜷伏在吉卜赛女郎的住屋外面小心地保护她。副主教克罗德在钟楼上发现了女郎藏身的地方，半夜里企图强奸女郎，被加西莫多知道了，坚决阻止了他。加西莫多从来就把克罗德当做自己的救命恩主那样顶礼膜拜，俯首贴耳，甚至“比一切犬马对它们主人的爱更深”。但为了爱斯梅哈尔达，他违拗他，反抗他。

爱斯梅哈尔达在加西莫多的保护下，在圣母院的钟楼上生活着。然而，国王已经做了决定，要在三天后绞死这个无辜的姑娘。克罗德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又施展新的阴谋。他要甘果瓦替换爱斯梅哈尔达，要甘果瓦穿裙子，女郎穿红黄色衣服。“奇迹王朝”的下层人民得知爱斯梅哈尔达要被处绞刑，为了救出他们的姊妹——吉卜赛女郎，他们聚集在圣母院门前。只见一道亮光，有七八支火炬在黑夜中燃起。一大群衣服破烂的男男女女，他们高举着镰刀、枪矛、尖锄和尖戟向巴黎圣母院广场前进。一个一手持火炬，一手持短棍的人，爬到一个木桩上演讲。这个人就是乞丐王国的国王克罗班·徒意福，他称吉卜赛女郎为妹妹，他是她的保护人。他激动地大声说：“巴黎的大主教、国会议员听了，被错判了巫术罪的姊妹躲在圣地教堂，而国会又想重新逮捕，你却同意他们这一作法，我们的姊妹明天就要被绞死。如果你教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的姊妹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把我们的姊妹还给

我们，不然我们就要将她带走，我们将要抢劫教堂。”克罗班的话音刚停，三十个强壮的弟兄就冲上去敲打巴黎圣母院的大门。圣母院门前十一级石阶上站满了手持武器的群众。正当大伙儿齐心协力向前冲时，突然，空中掉下来又粗又长的梁柱，一下子就砸死了十二个人，人们吓得四处逃开。不一会儿，克罗班又指挥人群用弓箭、火枪向教堂前墙射去。巴黎的居民被喊杀声惊醒，他打开窗子伸出头向外看；被激怒了的战士用弓箭、火枪向窗子射击，骇怕的市民赶快将窗子关上了。克罗班思考着对策，指挥强壮的弟兄扛着柱子往圣母院的门上撞，不料，空中又掉下许多石子，像雨点似的落在战士们的身上，成堆的弟兄被打死，成百的人被打出血。大家更加劲捶打大门，嵌板破裂，雕刻四散迸飞，大门动摇了，雨点一样落下的石头不足以打退人们的进攻。正当大家齐心合力向大门猛攻的时候，两道铅的熔液从顶上倾注到稠密的人群中，有的来不及叫喊就被烫死，有的发出撕裂人心的嚎叫声。克罗班派人四处寻找梯子。副主教的弟弟惹昂·孚罗诺搬来了大梯，并争先第一个爬上梯子到了钟楼上。然而大梯被加西莫多推开了；加西莫多误认为这些人是来“抢劫”爱斯梅哈尔达的，所以独自一人在“抵抗”。十六岁的惹昂被加西莫多倒提双脚摔死在教堂下面的人丛中。流浪者们为救出他们的姊妹，为救援他们理想中美与善的象征，他们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向巴黎圣母院这块禁地冲去。广场上一片喊杀声，火光冲天，烈焰滚滚。统治者见此情景慌作一团，皇家侍卫官将六千平民攻打圣母院的消息上报国王，国王路易十一恶狠狠地下令：“把平民杀尽，把女巫绞死。”皇家卫队出动了，千万支火把照耀如同白昼，卫队长法比带领着马队前来攻打起义的人们。流浪人拚死抵抗，勇敢的克罗班被罪恶的子弹打倒，王军的炮弹不停地射向失去首领的人群，大批的平民百姓倒在血泊中，圣母院门前的广场上留下大批的尸体，其余的人只得四散逃命。聋耳独眼的加西莫多以为“抢劫”女郎的人群被他“打垮”了，他愚蠢地以为受他保护的吉卜赛女郎安然无事了。当他怀着胜利者的快乐心情走进爱斯梅哈尔达住的小屋，他愣住了，惊呆了，原来室内已空无一人。他拚死命保护的女郎到哪里去了呢？原来爱斯梅哈尔达被克罗德趁纷乱之时骗走了。爱斯梅哈尔达对前来“援救”她的蒙面黑衣人出于本能地有反感，但同他一道来的有女郎的同伴甘果瓦。爱斯梅哈尔达随同他们走下塔楼，穿过荒地，向岸边走去。他们上了小船，小山羊也紧跟在后。岸上火把齐明，皇家卫队在搜寻吉卜赛女郎和他的小羊。甘果瓦紧抱着小羊，他一人不能同时救两个；女郎不愿跟随黑衣人。当他们来到广场绞架下，蒙面人露出克罗德的真面目向女郎求爱时，女郎拒绝了。爱斯梅哈尔达跪倒在绞架下，她沉痛而又绝望地对克罗德说：“它（指绞架）还没有你使我害怕。”不管克罗德怎样哭泣、威吓，爱斯梅哈尔达就是不能爱他，并且拒绝从克罗德手中获救。克罗德狠毒地将爱斯梅哈尔达交与已经疯狂了的女修士居第尔。居第尔在十六年前被吉卜赛人偷走了她的独生女儿；她仇恨吉卜赛人到了疯狂的程度。她在小破屋里见克罗德交给她一个吉卜赛姑娘，顿时眼里露出了凶光，她使出了全身力气要将这个无辜的女孩子撕碎。正当她死命地撕扯时，突然从爱斯梅哈尔达的胸前掉下来一只绣花小鞋；这只小鞋同她紧握在手里的那一只恰好是一对。装鞋的小袋里还有一张羊皮纸片，上面写着：“此鞋若成对，汝母抱汝臂。”这是一个奇迹，这奇迹使她母女俩在危难中相认。母亲使出平生力气，用石头捶断窗上的铁条，把女儿藏在仅能容身一人的斗室中。可是追兵来了，克罗德指明爱斯梅哈尔达藏在这里。

不顾已经为女儿疯狂的母亲的哀告，克罗德指使皇家卫队将爱斯梅哈尔达从母亲手中强抢走了。爱斯梅哈尔达被绑赴刑场，一个心已破碎的母亲眼见亲生女儿失而复得，得而又失，惨痛失望到极点。她呼唤女儿，她女儿不是吉卜赛人，是从小被人偷走的基督徒的女儿；她不是巫女，她是一个好姑娘。可是罪恶的教廷和封建统治者没有丝毫的慈悲心，爱斯梅哈尔达终于被处死了。母亲咬住刽子手的手，绝望地将头碰地，倒在地下死去。

杀死爱斯梅哈尔达的元凶克罗德，高踞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亲眼看着他欲取而不得的爱斯梅哈尔达被绞死，露出了魔鬼般的微笑。处在无比的悲痛中的加西莫多见到克罗德脸上露出魔鬼的笑容，他伸出两只大手，将克罗德一推，克罗德从圣母院的钟楼跌下去，吊在水槽上挣扎了一会儿，很快掉进深渊去了。加西莫多哭泣着，万分痛楚地说：“呵，所有我曾经爱过的人！”傍晚，圣母院的敲钟人加西莫多失踪了。

甘果瓦救出了小山羊，法比队长结婚了。

十八个月之后，有人在埋葬爱斯梅哈尔达的蒙特佛贡地窖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首，男尸将女尸紧紧抱住。男尸是驼背，瘸腿，颈椎无断痕，显然是加西莫多；那一具女尸，有珠链，颈上挂有袋子，显然是爱斯梅哈尔达。

《巴黎圣母院》这部浪漫主义的长篇小说，通过以爱斯梅哈尔达为代表的善良无辜的平民百姓受到教会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摧残、迫害直至死亡的悲惨故事，有力地揭露和控诉了教会和封建专制制度的罪行。

小说中令人深切同情的正面主人公爱斯梅哈尔达是个诚挚、善良、美丽的少女。她还在襁褓中就被吉卜赛人偷走。长大了，流浪街头，以卖艺为生，与流民为伍，饱尝了人生的苦难与辛酸。她富有同情心，肯于帮助不幸者。当穷诗人甘果瓦误入“乞丐王国”，乞丐们要吊死他的时候，爱斯梅哈尔达并不爱他，但为了救出他的生命，她公开宣称愿意同甘果瓦结婚；当加西莫多被鞭打，烈日下口渴难忍之际，她不顾舆论讥笑，在大庭广众之下送水给他喝；她把辛苦卖艺得来的钱，分散给穷人家的孩子。她感情真挚，她厌恶表里不一的副主教克罗德，她憎恨一切伪善者和残害他人的人。这个洁白无瑕的姑娘在黑暗的中世纪引起强烈的爱和憎：下层人民喜爱她，他们在爱斯梅哈尔达身上寄托了希望与理想；上层社会却容纳不下她，他们栽赃、诬陷，指控她是杀人犯、是巫女，黑暗的封建专制教会势力活活地将她杀害了。通过爱斯梅哈尔达一生的悲惨遭遇，有力地揭露与控诉了僧侣与贵族阶级的罪恶，突出了反封建、反教会的主题思想。

这部小说中令人同情的另一形象是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加西莫多。他相貌奇丑。他还在襁褓中就被不知名姓的父母抛弃在修道院中，这个残废儿被副主教克罗德捡来抚养，长大成人后，他成了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他把他对于生的欢乐和希望全部注入洪亮悦耳的钟声中。只有钟声能给他无上的安慰和快乐。他崇拜克罗德，感戴他的养育之恩。因此当克罗德要他去抢劫爱斯梅哈尔达时，他像平常做其它事情一样习惯地服从了。但当他在烈日下被拷打得口干欲裂得到爱斯梅哈尔达的救助之后，他被爱斯梅哈尔达美与善的人格所感化，愿意为她赴汤蹈火。当爱斯梅哈尔达被害受刑时，他从刑场上将无辜的爱斯梅哈尔达背走。他深深地爱上这个美丽、纯洁得像天使般的姑娘。他对爱斯梅哈尔达的爱是谦卑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崇高的爱。他为了保护爱斯梅哈尔达不致被克罗德玷污，日夜不停地守卫在门外。为了爱斯梅哈尔达不被“抢走”，他赤手空拳“抗击”愤怒的人山人海。爱斯梅哈尔

达被害了，当他一旦认清自己一向尊崇、爱戴的副主教克罗德竟是谋杀美与善的理想的化身爱斯梅哈尔达的元凶时，他毫不犹豫地除掉了这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加西莫多是雨果笔下最初的下层人物形象之一。加西莫多思想性格的变化体现了作者一贯主张的以道德感化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思想，这是雨果长篇小说的基本思想。他力图使人们相信爱情、善良、仁慈等道德力量能够战胜邪恶，挽救人类。

与爱斯梅哈尔达、加西莫多这两个正面人物相对照的是克罗德·孚洛诺和法比·得·夏多倍赫这两个反面人物。

克罗德副主教是一个在宗教桎梏下性格畸形发展的反面人物。他的性格的基本特征是天主教倡导的禁欲主义同他本质上的纵欲主义之间的矛盾。他外表道貌岸然、仪表堂堂，实则自私、虚伪、极端残忍。宗教的教条要求他摒弃世俗的享乐生活以换取魂灵得救。因此，他表面上装着躲避女性，远离人群，厌弃生活中的一切乐趣，实际上他忍受不了禁欲主义的枷锁。他对美丽的吉卜赛女郎产生了疯狂的淫邪念头。他像一个幽灵似的在爱斯梅哈尔达周围忽隐忽现。他对爱斯梅哈尔达的渴望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一种变态的、可怕的欲念。他为了占有爱斯梅哈尔达，施展了一切恶毒阴谋的手段：先是引诱，引诱不成就假手加西莫多去抢，抢不到就诬陷。本来是他亲手刺伤了法比，却诬陷爱斯梅哈尔达。当爱斯梅哈尔达被加西莫多从刑场救出并藏身于圣母院的钟楼，克罗德发现之后，深夜入室，又是祈求，又是恫吓，又是欺骗。克罗德的逻辑是：“我要得到你，否则我就把你交出去！你或者死去，或者属于我！”这是极端利己主义者的逻辑。爱斯梅哈尔达宁可死去，也不屈从于他。咎由自取，克罗德害死了爱斯梅哈尔达之后，自己也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

法比·得·夏多倍赫是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军官，他具有贵族子弟奢侈、放荡、轻浮等一切恶德败行。他被爱斯梅哈尔达的美貌所吸引，但是他对爱斯梅哈尔达的爱情只不过是玩弄女性，逢场作戏而已。当爱斯梅哈尔达被诬受刑也不能忘情于他时，他不但不替她洗清“罪名”，却反而同贵族小姐贡得罗西耶·佛勒赫·得·李打得火热，早已把爱斯梅哈尔达忘到了九霄云外。爱斯梅哈尔达被处死，他竟然心安理得地同富家小姐结婚了。

雨果通过加西莫多、克罗德和法比三个不同身份、地位、品质和外貌的男人对爱斯梅哈尔达的渴求，热情地歌颂了爱情方面的真、善、美的道德情操，着力地鞭挞了假、恶、丑的不道德欲念。

小说中还出现了法王路易十一的形象。作者根据历史事实，没有简单地将他处理成反面人物，而是肯定了路易十一统一法国，为专制王权奠定基础这一历史功绩。作品中的路易十一穿着普通的市民服装，戴着粗呢缝制的旧而脏的帽子。这个国王身体瘦小多病，但勤于国事，国家的大小事情，他都爱过问。平时，他住在自己的城堡中，很少到巴黎来；只要到巴黎来，他总是住在阴森可怖的巴士底监狱的房间中，因为他觉得这样要安全些。他同封建领主有矛盾，他为了扩大国王的权力而同他们明争暗斗着。他利用人民的力量，但又害怕人民的力量强大起来危及他自身的利益。他对人民的反抗斗争则进行血腥的镇压。小说中对这个像老狐狸一样狡猾的国王有过一段成功的描写。

当路易十一得到密报，说巴黎的民众袭击了法院大厅的审判官，他欣喜若狂，高举着帽子喊道：“好啊！我的百姓们做得好！打倒这些冒充的君主，

打倒他们，杀他们，绞死他们，推翻他们！”突然间他不做声了，咬着嘴唇，仿佛想阻止已经说出一半的思想，目光炯炯地轮流扫视一眼他周围五个人中的每一个。忽然又用双手从头上摘下帽子捧着，凝神看着它，说道：“我要烧掉你这顶帽子，要是你知道我脑子里转什么念头。”以后当他弄明白起义群众不是针对法院大厅的审判官，而是攻打封建势力的支柱巴黎圣母院，危及王权的安全时，他不再笑了，脸色狰狞可怕，走来走去，狐狸一变而为吃人的狼了。他深陷的眼里凶焰逼人，声音响亮像一只喇叭，发出：“砍碎他们，杀！杀！”，“把平民杀尽，把女巫绞死”的命令。小说里的路易十一就是这样——一手惩治封建贵族，一手镇压平民的封建专制君王。

《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人物众多，但泾渭分明。作者笔下的下层人民，衣衫破烂，甚至外形奇丑，但人格高尚；而上层社会中的人，尽管他们衣冠整洁，外貌俊雅，但内心丑恶，精神卑下。两种人物形成鲜明的对照。

《巴黎圣母院》在艺术手法上是浪漫主义的。它有奇异曲折的情节，不同寻常的环境，个性鲜明的人物，华丽活泼的语言。它的描述是夸张的，采取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的对照写法，构成小说绮丽多姿、色彩绚烂的艺术特色。

《巴黎圣母院》这部扣人心弦的浪漫主义长篇小说，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就以《活冤孽》为书名被介绍到我国。后来有译作《钟楼怪人》和《巴黎圣母院》的。这部誉满全世界的文学作品，曾多次被改编为电影、歌剧和芭蕾舞剧而搬上许多国家的银幕和舞台。迄今一百多年，它的艺术青春经久不衰，可见它确是一部脍炙人口的艺术珍品。

《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是四十年代开始动笔的，发表于一八六一年。作者当时流亡在英属盖纳西岛，用了将近二十年时间才写成这部长篇小说。雨果自己称之为“社会的史诗”。如果说《巴黎圣母院》是一部浪漫主义名著，就应该说《悲惨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它是雨果创作的高峰，是最成功的一部代表作。

《悲惨世界》在我国最早的译本叫《孤星血泪》（1907年出版），以后有苏曼殊和陈独秀合译的《悲惨世界》，还有署名苏曼殊的《悲惨世界》。以上几种版本都是用文言节译的。一九二九年，李丹、方于先生译出《悲惨世界》前两部，书名《可怜的人》，分九册出版。一九五八年，出版了李丹先生译的《悲惨世界》第一、二部。以后，李丹先生又译了几部，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译到一九七七年去世；未完成部分由方于先生继续译完。

雨果是以真实的故事作蓝本而创作这部感人的小说的。一八〇一年有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农民，他为饥饿所迫，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了五年徒刑。出狱后，由于他带着黄色身份证而找不到工作做。这一真实事件深深地激动着雨果，他决心以此为基础写一部长篇小说。四十年代是法国革命情绪高涨的时期，雨果受到现实的阶级斗争的教育，这促使他在原来构思的基础上扩展了内容，深化了主题思想。经过长时期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思想性强烈，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巨大艺术感染力的长篇小说。

雨果在谈到关于《悲惨世界》的创作目的时说：“我写这部书确实是为了所有的人。……凡是男人愚昧无知，陷于绝望的地方，凡是女人为了一块

面包而卖身，以及儿童因为没有学习的书籍与取暖的火炉而痛苦的地方，我的《悲惨世界》都会来敲门，说道：‘开门，我找你们来了！’”（1862年致《悲惨世界》意大利文译本出版人达厄利先生的信）

雨果在一八六二年为《悲惨世界》写的作者序中谈到本书的作用和意义，说：“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悲惨世界》这部作品在世界上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十九世纪俄国的伟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书单上清晰地写着：《悲惨世界》，影响极大。由此可以想见，本书在世界上享有的声誉有多么高。

《悲惨世界》这部小说以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失败，一八三〇年复辟王朝覆灭，巴黎人民举行起义推翻七月王朝这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生动地描写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劳动者因失业、贫困而遭致堕落、毁灭的悲惨生活图景。雨果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对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法律的不公平，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悲惨世界》共分五部，每部又分若干卷，每卷又分若干章，真是一部卷帙繁多，篇幅浩大的长篇小说巨著。

第一部 芳汀

故事开始，交待了时间、地点和出场的人物。

一八一五年，在法国南部一个称作狄涅的小城，那里有一位名叫查理·佛朗沙·卞福汝·米里哀的主教，他谦卑、清寒、淡泊，“无论对待什么事情，他从来总是正直、诚实、公平、聪明、谦虚、持重的；好行善事、关心别人”，“他一生中的每一天的时刻都是被祈祷、上祭、布施、安慰伤心人，种一块小园地，实行仁爱、节食、招待过路客人，克己，恕人，学习，劳动这些事情充满了的”。

就是在这样的主教官辖下的狄涅城，一八一五年十月初的一个黄昏，有一个步行终日，劳累不堪的行人来到这里。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体格粗壮，可能有四十六七岁，戴一顶皮檐便帽，压齐眉心，把他那被太阳晒黑，生着长须，淌着大汗的脸遮去了一部分；从他那领上扣了一个小银锚的黄粗布衬衫里，露出一片毛茸茸的胸脯；他的领带扭得跟绳子，蓝棉布裤，也磨损不堪，一只膝头成了白色，一只膝头有了个窟窿；一件破旧褴褛的老灰布衫，左右两边时上，都已经用麻线缝上了一块绿呢布；他背上有只布袋，装得满满的，也扣得紧紧的；手里拿根多节的粗棍，一双没有穿袜子的脚笼在两只钉鞋里。汗、热、徒步奔走，给那潦倒的人添上了一种说不出的狼狈神情。

这个人的到来，引起了整个狄涅城的惊慌。这人从哪里来？他是干什么的？

这人名叫冉阿让，他本来是一个靠剪树枝为生的农业工人。他小时父母

双亡，由姐姐抚养成人。可是姐夫不幸去世之后，留下七个可怜的孩子，最大的只有八岁，最小的才一岁，全靠冉阿让每天挣二十五个铜子养活他们。不料，冉阿让突然失业了，眼见一家人濒临饿死的边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一天夜晚，他用拳头打破面包店的玻璃橱窗抓走了一块面包。为此，冉阿让被捕，判了五年苦役。那是一七九六年的事。冉阿让在监狱中记挂那几个无衣无食的孩子，特别是听到关于他姐姐带了一个七岁的孩子在印刷厂做工的消息之后，他常想那六个孩子到哪里去了呢？他在第四年的年末越狱了，但被抓了回去；第六年他又越狱了，也没逃脱；第十年他又逃了一次，也没有成功；在第十三年，他又试了最后一次，只四个钟头就被拘捕了。由于逃跑了几次，加判了徒刑，直到十九年刑满释放。冉阿让从一七九六年二十七岁被关了起来到一八一五年释放出来时，已有四十六岁了。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无罪的人，但他是在愿意工作而没有工作，愿意劳动而又缺少面包的情况下走上犯罪道路的；他认为法律对他的处罚太重了。他的结论是：他所受的处罚，实际上不仅是不公允，而且肯定是不平等。他认为不仅社会有罪，上帝也有罪。这个年近半百的苦狱囚犯怀着愤懑从监狱中出来。他已经走了四天了，这一天他已经走了十二法里，来到狄涅城，天已经黑了。由于他是从苦狱监出来的，身上带着黄色身份证，因此走遍了所有的店铺、旅馆和酒店，没有一个地方收留他。他到监狱，想去找一个住处，看门的也不肯开门；他到过狗窝，狗把他咬了出来；他到城外，想在田野上露一宿，可天又要下雨；他找到一块石板，准备躺下去，这时一个老婆婆指给他狄涅主教的家。他进去了，说明自己是从牢里放出来的苦役犯，有一百零九个法郎和十五个铜子，是十九年在牢里做工赚来的，愿意付现金，只要有一间马房睡一宿就行。冉阿让没有想到米里哀主教回答他的是“加一副刀叉”，“在壁厢里的床上铺上一张白床单”。冉阿让惊呆了，他没有想到这里不但不撵他走，还称他做先生，让他有一张有褥子和垫单的床，请他吃饭，还不要他付钱，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但由于长期的牢狱生活，他对社会充满敌意，虽然一时受到感动，到了半夜，他还是把主教家里一篮子银质餐具偷走了。天亮时，警察把他抓住了。三个警察押着他到主教家对证，这个以仁爱为怀的卞福汝主教又是那样地出乎他的意料。主教一见到他们出现在门边，便以七十五岁的高龄所允许的速度迎了上去，望着冉阿让大声说：“呀！您来了！”“我真高兴见到您。但是，那一对烛台，我也送给您了，那和其余的东西一样，都是银的，您可以变卖二百法郎。您为什么没有把那对烛台和餐具一同带去呢？”冉阿让的精神受到极大的震动，他全身发抖，就像要昏倒一样，不知说什么好。他拿上主教先生交给他的一对银烛台，像逃走似地仓皇出了城。他在恍恍惚惚的心境中，又用脚踏了一个叫瑞尔威的穷孩子丢掉的钱；这个钱值四十个铜子，冉阿让没有给他，孩子哭着走了。冉阿让后悔莫及，他经历着痛苦的思想冲激，他淌着热泪，泣不成声，决定选择一条自新的光明之路，从此去恶向善，重新做人。

一八一五年年终，冉阿让来到法国偏僻的海滨小城蒙特猗。由于他从大火中救出了警察队长的儿子，因此没有验他的身份证，从此他改名为马德兰。又由于他在燃料工业方面有一件发明：用漆胶代替松胶，将手镯的两头靠拢以代替两头连接焊死的方法，不到三年工夫，冉阿让已成了蒙特猗的大富翁。他用获得的利润建造了高大的厂房，招聘有技术的男女工人在车间干活。他为工人们兴办了许多慈善事业：幼儿园、小学校、医院等等。小城也因他

而繁荣起来，人们拥戴他做了市长，尊他为马德兰老爹。但在大家赞叹马德兰先生的善行的时候，有一个穿一件铁灰色礼服，拿条粗棍，戴顶平边帽的人死死盯着他。这个人是警察局的警探，名叫沙威，是一个恐怖人物，令人一见就心悸。

一天早晨，马德兰先生经过一条小街，听到一阵嘈杂的声音，只见一群人围在一堆，一个叫割风伯伯的驾车老头摔在他的车子下面；整个车子的重量都压在他的胸口上。割风被压得惨叫，过不了五分钟，老头的肋骨就会折断；找千斤顶来，至少得一刻钟。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出这个垂死的老头，马德兰对着众人说：“我愿出二十个金路易，只要谁能够爬到车底下去用背把车子顶起来，就可以救出老头的命。”但是谁也不愿冒这九死一生的风险。眼见老人即将被压死在车下，马德兰不顾自身的危险，他双膝跪下，爬到车子下面去了。他使尽了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车子慢慢从泥坑里升起来了，割风老头终于免了一死。老头子吻着马德兰的膝头，称他为慈悲的上帝，连看的人都感动得哭了。割风老头的膝益骨跌脱了，马德兰给他医治，还给了他一张一千法郎的票据，又把他介绍到巴黎圣安东尼区一个女修道院里做园丁。

马德兰的工厂里有一个名叫芳汀的女工，她在巴黎做工时被一个坏蛋糟塌了，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名叫珂赛特。她把珂赛特寄养在孟费郇一个酒店主的家里，自己到马德兰工厂的妇女车间干活。她能够老实地自食其力，感到很快活。她租了一间小屋子，还以将来的工资作担保，买了些家具。她不能够对人说她有过孩子，但为了按对付款给酒店主德纳第就不得不找人代写书信。时间长了，引起了车间女工的议论。有的饶舌妇还到孟费郇同店主谈过话，见过孩子。就因为芳汀生过一个孩子，她被车间女管理员辞退了。

失业后的芳汀，生活困难万分，家里除卧榻之外，一无所有，还欠着一百法郎左右的债款。她挨家挨户找人雇她当仆人，也没有人要她。她只得去替兵营里的士兵们缝补粗布衬衫，每天可以赚到十二个铜子。这十二个铜子中有十个铜子得交给酒店主老板，因为这家酒店主是个贪得无厌的无耻商人，夫妇俩像豺狼一样贪婪、残忍，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勒索芳汀，每月的寄养费由六法郎增加到十五法郎。芳汀拖的债愈来愈重了，德纳第夫妇给她写信的次数也愈来愈多了。有一次，信上说小珂赛特在寒冷的冬天没有一点衣服，需要一条羊毛裙，要十法郎才能买到。芳汀无奈只得将她一头金丝美发剪掉卖了十法郎，买了一条绒线编织的裙子寄给了德纳第。可是德纳第将裙子给了他自己的女儿穿了，小珂赛特仍然赤身露体，在寒风中战栗。过了不久，德纳第夫妇又来信要钱，信里说珂赛特患了猩红热，务必在八天之内寄来四十法郎，否则孩子就完了。芳汀被逼无奈，将两颗雪白闪亮的门牙卖了四十法郎，寄到孟费郇去了。可是小珂赛特并没有害病。可怜的芳汀，她已经穷到没有一张床了。一块破布，便是他的被；一条草蓆，便是她的褥子。她每天缝十七个钟头，由于工资压低了，她只能挣九个铜子。债主们成天逼她还债，使她没有片刻的休息。正当她无路可走的时候，德纳第又来信说要一百法郎，否则就要把珂赛特撵出去。芳汀无法可想，只得卖身，成了公娼。

一八二三年一月，一个雪后的夜晚，一个时髦的纨绔子弟对着芳汀喷烟雾，口里还讲着侮辱人的话，芳汀不理。那人弯腰抓了一把雪，一下塞到芳汀两个赤裸裸的肩膀中去。芳汀惊叫一声，跳上去，揪住那个人，把指甲掐进他的面皮。警察沙威不由分说，抓住芳汀，判她六个月监禁。其理由就

是“一个娼妓竟敢冒犯一个绅士”。冉阿让目睹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出面解救芳汀，命令沙威放了芳汀，并答应替芳汀还债，还要把她的孩子接来，让她脱离现在这种下贱的生活。

芳汀被安顿在厂房疗养室治病。尽管冉阿让寄了几次钱要德纳第把珂赛特送到濠特猗，然而店主找出各种理由不放孩子走。冉阿让准备必要时自己走一趟。正在这个关头，发生了一件大事。

有一个叫商马第的工人，由于拾了道旁带苹果的树枝被当做盗窃犯关在监狱；到了监狱又被人误当作冉阿让而即将在高等法院受审判。冉阿让知道了这件事，内心起了剧烈的矛盾斗争。这时候，他只要不闻不问这件事，商马第便会成为他的替身去到监狱受苦；他的“马德兰老爷”的身份就更加无人怀疑了。但是，他的良心不允许自己这么做。最后他还是赶到阿拉斯高等法院自首，用自己遭受终身监禁之苦来替换商马第无辜受刑。自首后，冉阿让回到濠特猗看望病危中的芳汀。沙威奉检察官之命连夜逮捕冉阿让，沙威出现在芳汀的床前，芳汀被沙威的凶相和淫威吓死了。冉阿让告慰死者，许下了一定要把她女儿抚养成人的诺言。冉阿让被捕了！沙威把冉阿让投入市监狱。夜晚，冉阿让折断监狱窗口的铁条，从屋顶上跳下来，在守门嬷嬷的帮助下进了他自己的屋子，写下了他的遗言，请神甫将他留下的一切，交付诉讼费和芳汀的丧葬费，余下的款捐给穷人。冉阿让躲过沙威的搜查，离开了海滨小城濠特猗向巴黎走去。

第二部 珂赛特

在第二部的故事情节展开之前，作者先以叙述者的身份凭吊了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大败于英、俄、普联军的滑铁卢战场。作者赞扬了英勇的康白鸾将军，批评了欧洲“神圣同盟”在滑铁卢的胜利，指出它是一种有计划的、反革命的胜利，斥责胜利者梦想扑灭法兰西“这个爆发了二十六年的强大民族”，指出拿破仑独裁制的告终和波旁王朝在法国的复辟，犹如黑暗再次出现。作者追述和描绘了这次重大的战役之后，接着叙述与故事有关的情节。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的月明之夜，在厮杀之后的滑铁卢战场，在一片静寂之中，有一个盗尸者正在偷偷搜刮死人的财物。这个卑劣的盗尸者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士兵；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他就是贪婪、凶残的店主人德纳第。他原是法军里的一个中士，靠着盗尸所得，后来在孟费郇开了一家小酒店，芳汀的女儿珂赛特正巧落在他的魔爪之中。

一八二三年七月，冉阿让利用越狱出来的三四天时间，从银行里提取了五六十万法郎的巨款，他把它秘密地藏在孟费郇的大森林里。当他正准备上一辆行驶在巴黎和孟费郇村之间的小车时被捕了，被华尔州高等法院判终身苦役。一八二三年十月，冉阿让在战船阿利雍号服苦役。阿利雍号被复辟王朝派往西班牙镇压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因在海上受到大风灾的损害，回港修理。这条装有一百二十门大炮的巨舰停在都隆港口，引来了无数的观众。这条战舰庞大到惊人的程度，它的桅杆有三十多丈长，它的链子堆起来就有四尺高，二十尺长，八尺宽。造这样一条船需要三千立方公尺木料。它简直像整个森林在水上浮动。一天早晨，观众目睹了一件意外的事件。一个海员从高处跌落下来，两手抓住绳环，悬在空中摆动。他下面是海，那人吊在绳尾上荡来荡去，他四肢已经疲乏，眼看不久就要松手跌落下去。正在这千

钩一发之际，只见一个穿红衣、戴绿帽的苦役犯一锤砸断了脚上的铁链，登上索梯，滑到海员身边，用索子把那个海员系住，然后援上横杠，把那个遇险的海员提了上去，双手抱住，送回桅棚。这时观众齐声鼓噪喝彩，有的还淌了眼泪。码头上的妇女们互相拥抱，所有的人一齐喊道：“应当赦免那个人。”而那个人呢，遵守规则，立即去归队。他迅速顺着帆索滑下，又踏着下面的一根帆杠向前跑。大家看见他，迟疑了一下，突然落到海里去了。经过打捞，也泅到海底去寻找，一直寻到傍晚，不见尸首。这救助海员的苦役犯，不是别人，正是小说的中心主人公冉阿让。他在监里的号码是九四三〇。

冉阿让是十一月十七日跳到海里逃走的，他在一八二三年圣诞节的晚上出现在孟费郇。在森林的泉水边，他遇到了小珂赛特。这个八岁的幼小的孩子，在黑夜被店主妇逼着到泉边提一大桶水。水桶比孩子还大，如果孩子坐在里面，也不会嫌小。然而，这幼小的孩子却要担负店主全家用水的重担。小孩子提起水桶往前走，由于桶里的水太满太重，她只得走一走，停一停，当她集中全部力气提起水桶往前走时，忽然一只粗壮无比的大手轻轻地把桶提了起来。孩子发现这是一个高大的汉子。这人默默地帮她把水提到店家，然后用奇特的神情留心观察这个可怜的孩子。

小珂赛特面黄肌瘦，已经八岁了，看上去还像个六岁的孩子。两只大眼睛深深地隐在一层阴影里，已经失去了光彩，这是由于经常哭泣的缘故。她嘴角的弧线显示着长时期的内心痛苦，教人联想起那些待决的囚犯和自知无救的病人。她的手已经断送在冻疮里了。这时炉里的火正照着她，使她身上的骨头显得格外突出，她已经疲乏到令人心酸的程度。由于她经常冻得发抖，已经养成了紧紧靠拢两个膝头的习惯。她所有的衣服只是一身破布，浑身上下绝无一寸毛织物，处处都露出肉，处处都看得出被老板娘打的青块和紫块。两条光腿又红又细，锁骨的窝教人见了心痛。那孩子的态度，说话的声音，语言的迟钝，望人的神情，一举一动，都表露出她时刻笼罩在恐惧之中。

德纳第太太想起了买面包的钱，然而，那值十五个铜子的银币被珂赛特弄丢了。冉阿让拿出值二十铜子的银币才免了珂赛特皮肉受苦；冉阿让用五法郎换来珂赛特玩耍的时间；又用了差不多三十法郎的代价买了一个洋娃娃给了珂赛特，还交给德纳第一千五百法郎领走了珂赛特。

从此冉阿让带着小女孩珂赛特住到巴黎最僻静的街道一所破屋的楼上。珂赛特就像一株葡萄藤的幼苗，紧紧攀附在已经五十五岁的冉阿让这个老人的身上。冉阿让的心里也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新的感受。二十五年来，他在这世界上，一向是孑然一身。情人、丈夫、父亲、朋友，这些他全没有做过。在苦役牢里的时候，他是凶恶、阴沉、寡欲、无知、粗野的。他姐姐和姐姐的孩子们只给他留下渺渺茫茫的印象，青年时期的儿女之情，如果他有的话，也都泯灭在岁月的深渊中了。当他看见了可怜的珂赛特，当他得到了她，拯救了她的时候，他把胸中全部的热情和慈爱都倾注在这个幼小的孩子的身上。八个星期过去了，这一老一小在这简陋不堪的破屋里过着幸福的日子。一到天亮，珂赛特便又说又笑，唱个不停，就像小鸟一样。冉阿让开始教她识字，教孩子练习拼写；珂赛特称冉阿让做：爹。他们俩相依为命地愉快地生活着。但好景不长，老屋里的二房东是个鬼鬼祟祟好刺探别人私情的老婆子。一天，她像只老猫似的扒着门缝张望，见到冉阿让从大衣下摆的里子里拆开一个小口，从里面抽出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一会儿工夫，这饶舌的老太婆经过夸张，便在三姑六婆中讲出了一大堆骇人听闻的怪话。老婆子又在

打扫屋子的时候，将冉阿让挂在钉子上的大衣捏了一阵，觉得在衣摆和袖子的腋下部分的里面，都铺了一层层的纸。老婆子还注意到冉阿让的衣袋里面不仅装有针、剪子、线，还有一个大皮夹，一把很长的刀和几种颜色不同的假发套。到了冬去春来的时节，有一天傍晚，冉阿让吃惊地发现，蹲在礼拜堂门口行乞的老头竟是警探沙威装的。几天过后，冉阿让还发现沙威夜晚从房门口走过去。冉阿让警惕了，把搁在壁橱里的百来个法郎卷成一卷放在衣袋里，不料有一枚值五法郎的银币脱了手，在方砖地上滚得一片响。太阳落山的时候，冉阿让牵着珂赛特的手，两个人一道离开破屋，走出门去。

冉阿让牵着珂赛特离开了大路，转进了小街，猛一回头，看是否有人跟着。那天晚上月亮正圆，他看见在街道黑暗的一面有三个人紧跟着他。冉阿让隐在一个门洞里，不到三分钟，黑暗中出现了四个人，其中的一个一回头，月光正照着他的脸，冉阿让看得清清楚楚，那人确实是沙威。冉阿让不再迟疑，赶快从藏身的门洞出来，将珂赛特抱在胳膊上，两步当作一步地往前走。过了桥，来到一条小街的岔路口上，他往右走，撞见一堵墙。墙的左面胡同已经被一个黑影挡住了去路，另一面是个没有通路的死胡同。怎么办？冉阿让看到一栋非常高的房屋，房屋的一面是斜壁；一棵菩提树的枝桠从斜壁的顶上伸出来；墙上覆满了常春藤。冉阿让瞧见沙威调来了七八个大兵组成的巡逻队。很明显，他们是来搜查每一个墙角，每一个门洞和每一条小街的。冉阿让知道处境十分危险，必须赶快行动起来。冉阿让从路灯柱子上取来一根绳子，解下自己的领带接上，一头绕过孩子的胳肢窝打了一个结，自己咬着绳子的另一头；脱下鞋袜，丢过墙头，跳上土堆，从两墙相会的角上往高处升。不到半分钟，冉阿让到了墙头上，不一会儿，珂赛特背靠着墙，觉得离了地面，身子往上升，很快地到了墙头。然后冉阿让把她抱起，驮在背上，爬到斜壁上面，再顺着屋顶滑下去，滑到菩提树那里；再跳到地面上，落在一个园子里。园子相当宽广，旁边有一座堆东西的破屋，冉阿让找来鞋袜穿上，将大衣脱下裹着珂赛特。这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在一阵奇怪的铃铛声中，看见园里走着一个瘸腿的男人，冉阿让走上前去，不料，那人却说：“啊，是您，马德兰爷爷！”原来这老头不是别人，正是冉阿让曾经救助过的割风老人。老人感戴冉阿让救命之恩，一片诚心地将冉阿让和珂赛特安置在他的园丁屋子里。

割风现在是坐落在比克布斯小街六十二号一座女修道院里的园丁。这座修道院和任何一所修道院一样，是一个悲惨的地方。一扇古旧厚实的大门将它与世界隔绝。门外在微笑，门内却在祈祷和哭泣。这个修道院是天主教的一支，属贝尔纳修会。修女们戴黑头兜，嬷嬷们戴白头兜，胸前挂一个三寸高的圣体像。修女们整年吃素，逢到一些宗教节日，还得绝食，晚上只能睡一会儿，早晨一点就得念经，作早祷。从来不洗澡，不烤火。一年中有半年时间得穿粗毛呢布衬衫，夏天这种衬衫经常引起热病和神经性痉挛。修女们在任何时候都得低声说话；走路的时候，也得低着头，眼睛望着地。修道院里除了大主教，不准任何一个男人进来。割风老头膝上的铃铛就是警告修女们避开他而设的，修女们每人都得轮流行“赎罪礼”，得连续十二个钟头跪在圣体面前的一块石板上，两手合掌，颈脖上吊一根绳子。到了不能支持时，也只准全身伏在地上，脸朝地，两臂伸出成一十字形。修女们同别人见面只露出一张嘴，牙齿全是黄的。她们在正祭台下面造了一个地窖，是准备安置灵柩的，但政府考虑到卫生的需要，不准在地窖停柩。修女们死了还是得像世

俗的人死了一样抬到墓地里埋葬。在修道院教规的折磨下，修女每年都有不是疯了就是死掉的。

冉阿让来到修道院的荒园，正值修道院死了一个嬷嬷。修道院院长要将她偷偷埋在祭台的地窖下面，由割风将死了的嬷嬷钉在修道院的棺材里，而将殡仪馆送来的那口棺材装成有死尸的样子从修道院抬出去。割风趁此机会请求院长同意他的兄弟（指冉阿让）到修道院来做园丁，并带上他的小女孩（指珂赛特），院长同意了。进修道院藏身的问题解决了，但怎样才能先从修道院出去呢？这个问题使割风为难了，然而，饱经风险的冉阿让却有了绝处逢生的好办法。

第二天，太阳偏西的时候，一辆老式的灵车上面有一口棺材，棺材上遮了一块白布，布上摊着一个极大的十字架，在神甫、殡仪执事等护送下，慢慢地向坟场走去。割风满心以为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珂赛特已经在昨天装在背篓里背出了修道院，寄存在水果店老板娘家里，冉阿让已经躺在殡仪馆抬来的棺木里了。不曾想到与割风相交知己的坟场埋葬工人梅斯千爷爷死了，来接替他工作的是一个长瘦、青脸、冷酷到极点的青年工人。割风请他喝酒，他拒绝，他说：“我有七个小把戏得养活。他们要吃饭，我也就只好不喝酒。”这青年工人为了养家糊口，他除了当埋葬工人，还在市场摆了一个写字棚；早上代人写信，晚上便来挖土填坑。他不敢耽误他的工作，虽然割风一次再次请他喝酒，他还是拒绝了。他一锹一锹往棺材上填土，不一会，冉阿让便失去了知觉。割风下了决心，一把抽出了埋葬工人衣服口袋里的卡片。当那个埋葬工人找不着自己的卡片而急得面部变色，只得回家去寻找时，割风忙着撬开了盖板。只见冉阿让脸色苍白，眼睛也闭上了，割风痛哭失声。可是，渐渐地，冉阿让的眼睛睁开了，活过来了，从棺材里爬了出来。两人一齐把盖子钉好，埋了那口空棺材。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割风把埋葬工人的卡片给了坟场的门房，把镐和锹也交给他了，并通知埋葬工人明天去取。埋葬工人正在家里翻箱倒柜，因为卡片丢了就得被罚款。所以当割风告诉他卡片找着了时，他对割风感激涕零。

一个钟头以后，割风、冉阿让和珂赛特三人一同进了女修道院的大门。冉阿让改名为羽尔迪姆·割风，但修女们不叫他羽尔迪姆，只称他作割二。从此冉阿让也成了膝上挂着铃铛的修道院的园丁，而珂赛特也成了修道院寄读学校的一名免费生。

珂赛特做了修道院里的寄读生，换上了院里规定的学生制服。冉阿让将珂赛特换下的衣服收回来，连同毛线袜和鞋子，都收在他设法弄来的一只小提箱里。箱子里面搁了许多樟脑和各种各样的香料。箱子搁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钥匙老揣在身上。

冉阿让和割风老头住在园里的破房子里。那破屋是由残砖破瓦搭起来的，一共三间，冉阿让住了正房的那一间。冉阿让整天在园里工作，他从前就是一个修剪树枝的工人，他在植物的栽培嫁接方面懂得很多，由于他的辛劳，园里的果树结出了鲜美的果实。

冉阿让从前是苦役牢的一分子，现在又是修道院的旁观者。他以一种惶惑的心情将两者加以对比。他回忆起苦役牢的伙伴，生活十分悲惨。天刚亮就得起来，一直劳苦到深夜。一年到头，只在最难捱的几个月里才有火。身上穿着奇丑的红囚衣，只在干重活的时候才能有酒肉吃。他们已经没有姓名，都按号码来分别。他们低着眼睛，低声说话，头发被铰光，生活在棍棒和屈

辱中。然而眼前的这些修女，同样是头发被绞，低眼、低声，虽然不是生活在屈辱当中，却受着世人嘲笑，背上虽然不受捶触，肩头却被清规戒律折磨到血肉模糊。他们的姓名也在人间消灭了。他们从来不吃肉，也从来不喝酒，并且间常不进食。虽然不穿红囚衣，却得穿黑羊毛衫，夏季感到过重，冬季感到过轻；既不能加，也不能减。他们住的虽然不是严寒时节才生火的大屋子，但却是从来也不生火的静室。睡的不是褥子，而是麦秸。每天晚上，还要跪倒在冰冷阴暗的石头上做祈祷。冉阿让想到，前一种人他们偷过，抢过，强奸过，暗杀过；是犯人，是匪徒，是骗子。而后一种人他们什么也没有干过，他们有的，只是天真。两处都是奴役人们的地方，冉阿让感到修道院也是一种囚牢，和他已经逃脱了的那个牢狱相像得可怕，甚至比牢狱更加严峻，更加凄惨，更加冷酷无情。经过对照、比较，很显然，监狱是可怕的，而修道院是阴森可怖的，它扼杀了多少柔弱女性的青春。

冉阿让藏身在修道院，过了好几年之后，珂赛特成长起来了。

第三部 马 吕 斯

在滑铁卢战场受重伤，被德纳第盗去金表和钱包的上校彭眉胥，是贵族青年马吕斯的父亲。由于旧王朝在法国复辟，这个曾经在滑铁卢战役中受封的男爵，生活潦倒。他的儿子马吕斯由他外祖父居 叶洛尔芒抚养。居叶洛尔芒是一个顽固的保王党，他不让马吕斯见他的父亲。但彭眉胥的死深深地教育了马吕斯，他同外祖父决裂，从外祖父家中出走后接触了“人民之友”社成员。“人民之友”是信仰共和的大学生的秘密团体，参加这个社团的活动，促使马吕斯形成共和主义的信仰。

故事发展到一八三一年，马吕斯经常见到冉阿让带着珂赛特在公园散步。这时的冉阿让已从修道院出来，化名为勒布朗。珂赛特已经长成一个容貌秀美的姑娘了，马吕斯爱上了她。原来寄养珂赛特的店主人德纳第由于破产，也来到巴黎，他改名为容特尔德，以乞讨、诈骗和偷盗为生。冉阿让没有识破他，相反地，拿出钱来救济他的一家。德纳第已经知道勒布朗就是领走小姑娘珂赛特的冉阿让，他已设下圈套准备陷害冉阿让。马吕斯事先得知这个情况，他迅速地通知了冉阿让，冉阿让只得带着珂赛特逃到别处存身。容特尔德和他的同伙由于作恶多端被警察局一网打尽。

第四部 布留墨街的恋歌与 圣但尼斯街的史诗

一八三二年是人民革命风暴席卷巴黎的很不平常的年代。冉阿让为了躲避警探的追捕，又迁到布留墨街住。马吕斯与珂赛特相遇，两人发生了热烈的爱情。马吕斯请求外祖父同意他和珂赛特的婚事，遭到强烈的反对。酝酿已久的人民起义爆发了。作者热情地描写了人民起义的英雄气概，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参加了革命的战斗行列。马吕斯出于共和主义的信仰和爱情上的失望，也参加了圣但尼

斯街头的战斗。战斗当中，起义人民表现得十分勇敢。八十岁的老翁马白夫在紧急关头，高擎红旗，叠上石阶，高喊着：“革命万岁！”、“共和万岁！”的口号，直挺挺牺牲在敌人的枪弹之下。马白夫是国民公会的代表，

是一个曾经投票处死国王的人，他活得久长，他死得壮烈，给年轻人作出了榜样。街垒战的指挥安灼拉赞誉他说：“这便是我们的旗帜。”

由于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共和党人在圣但尼斯街头的起义失败了。大批起义军战士战死在街垒，共和主义的英雄们成批地流血牺牲，他们写下了圣但尼斯街悲壮的史诗。

第五部 冉阿让

一八四八年六月，在晴朗的碧空下，巴黎人民再次发动起义。雨果生动地描写了大庙郊区的街垒，有八十人防御，却被一万人攻打。到第四天，八十人全部英勇牺牲。在另一处，三分之二的炮兵已经倒在炮轮下了，立着的那几个仍在严肃地安定地使用火器，可是子弹已经剩下不多了。忽然发现有个叫加弗洛什的小孩子从容地在死尸之间奔跑着。他一边搜集子弹，一边唱着歌，而敌人的子弹不断地向他发射着，烟雾在孩子的周围腾起。起义的人们急得喘不过气来，眼睛直盯着他。街垒在发抖，而他，在唱歌，在拾子弹，充实他的篮子。在人们的眼中，他不是个孩子，也不是个大人，而是一个小精灵似的顽童。终于，他被敌人的子弹夺去了幼小的生命。马吕斯冲出了街垒，将倒在血泊中的孩子抱了回来。另一个战士，拾回来装子弹的篮子。

战斗很激烈，守卫街垒的共和主义英雄们成批地流血牺牲。马吕斯也负了重伤。冉阿让也参加了街垒的战斗，起义军要他看守被俘的敌人，然而，他却放走了被起义者捆绑起来准备处决的敌探沙威。在起义遭到惨重失败的重要时刻，冉阿让背着马吕斯从肮脏的下水道逃命。中途，遇到沙威。由于沙威有感于冉阿让的仁慈心肠，没有将他们逮捕。沙威放走冉阿让之后，陷于职责与道德两相矛盾的思想苦闷之中，于是投入塞纳河中自尽了。

冉阿让将受伤的马吕斯背到他外祖父家，居叶洛尔芒受到了感动，终于同意了马吕斯与珂赛特的婚事。冉阿让拿出全部存款为珂赛特作嫁妆。冉阿让对马吕斯说出了自己真正的身份。马吕斯受传统旧观念的影响，认为冉阿让是个屡犯窃案的罪犯，竟要冉阿让离开他的家。冉阿让带着一颗被伤害的心孤独地走了出去。

德纳第嗅出了马吕斯的妻子就是曾经寄养他家的珂赛特，他认为诈骗钱财的时机来了，于是向马吕斯讲述了冉阿让与珂赛特的关系。马吕斯知道了冉阿让不仅是珂赛特的恩人，并且还曾几次救过自己的性命。马吕斯为冉阿让的道德精神所感动，他同妻子寻访冉阿让的下落，等到他们找到冉阿让时，冉阿让已奄奄一息，病在床上。冉阿让将珂赛特离开德纳第家时穿的一套陈旧衣衫和卞福汝主教送给他的一对银烛台留给他们作最后的纪念。这个受尽资本主义剥削、压榨、歧视与法律迫害的可怜人，在年轻夫妇的臂弯中带着微笑离开了冷酷的人世。

小说的故事到此结束了。

这部长篇小说以冉阿让为中心，描写了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故事。

作者将冉阿让、芳汀和珂赛特三人的故事交织成一幅穷苦人的悲惨生活图画，这是小说描写的中心。小说还形象地指出造成这个悲惨世界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万恶的剥削制度，不公平的法律制度和虚伪的道德观念。冉阿让因为偷一个面包被监禁了十九年；商马第路过田野，拾了一根有熟苹果的树枝，被指控为盗窃犯和逃跑的苦役犯，要判无期徒刑；芳汀抗拒了侮辱

她的绅士，被侮辱者却要被判六个月监禁。小说中沙威的形象，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法律的冷酷、残忍、与穷人为敌的反动本质。

这部小说真实地描绘了巨幅的历史画卷，表现了丰富的历史内容：从拿破仑失败，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的建立到它的垮台，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作者描写了监狱的黑暗，修道院的冷酷，贵族的傲慢，小市民的贪婪和工人的悲惨生活，热情赞扬了可歌可泣的群众性的起义斗争，歌颂了起义的共和主义英雄。这些都反映了雨果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但在如何解决这些社会弊病的答案中，雨果开错了药方。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主张道德感化，认为仁爱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办法。小说中的米里哀主教是作者以仁爱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艺术体现，作者整整用了两卷篇幅描写这个人物。作者赋予他以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米里哀是促成冉阿让改恶从善的决定因素；而转化为道德家和慈善家的冉阿让又同样使用仁爱这一法宝去感化恶势力的代表沙威。雨果为了宣传仁爱精神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让沙威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鹰犬放走冉阿让而后自杀。这些情节离开了艺术真实性的原则，散布了阶级调和的观点。这反映了雨果思想上存在着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幻想。雨果还受到当时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这在小说中也有表现。作者描绘的海滨小城濠特猗就是一个“世上乐园”，雨果说：“在这一乡已经没有一个空到一文钱也没有的衣袋，也没有苦到一点欢乐也没有的人家。”事实上在作者现实主义的描写中已经显露出来这只是一种幻想的乌托邦。芳汀的悲惨故事恰恰发生在濠特猗这个“世上乐园”。这也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他一方面竭力宣扬仁爱至上，但也感觉到它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惟一药方。因此，作者用浓重的色彩描写了六月风暴，赞扬起义的英雄。雨果理想的未来是没有饥荒，没有压迫，没有厮杀的太平盛世。“而革命——就是我们为了这个光明未来所必需缴纳的通行税。”我们从作者描述的共和党人安灼拉临死前的演说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雨果同情革命，并且对革命寄托了希望。由此可见，六十年代的雨果虽然仍然坚持道德感化的人道主义，但新的革命思想因素明显地在增长。

小说中人物繁多，主要人物写得生动、感人。在人物描写中，作者喜欢抓住人物某一方面的特征加以夸张，以引起读者强烈的爱憎。米里哀是善的化身，而沙威则是恶的典型；一个代表道德感化，一个代表法律惩罚。雨果使用对照的手法使他所描写的人物营垒分明。

小说的情节富有戏剧性。雨果不仅将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运用在人物描写上，还经常使用在多变的情节中。小说描写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如冉阿让从高大的战舰上跳海逃生；圣诞节的黑夜秘密出现在穷乡僻壤的密林；背着珂赛特爬上高墙跳入修道院隐身；躲进棺材被抬入墓地而后脱险等等，气氛热烈、紧张而且奇险，扣人心弦，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小说的语言丰富、生动并且富有色彩。时而是娓娓动听的叙述，时而是激烈的说教，时而是辛辣的嘲笑，时而又是诗意的沉思，构成绚丽多姿的语言特色。

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但又糅合了大量的浪漫主义的情节因素。这部小说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境地，是雨果最有成就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法国十九世纪杰出的代表作。

《九三年》

《九三年》是雨果继《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之后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一八六二年开始构思，一八七二年动笔，一八七三年出版，当时雨果已经七十一岁了。

《九三年》是描写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著名代表作。

一七八九年发生在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是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一七九三年是法国的革命同反革命大决战的关键的一年。巴黎的革命人民在一七八九年攻陷巴士底狱，判处法王路易十六死刑，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一七九三年，法国的反动势力在欧洲君主专制国奥、普、荷、俄、西、意组成的反革命联盟的支持下，在全法国八十三个郡当中的六十个郡里掀起了叛乱。尤其是在法国南部旺岱森林地区，由保王党人发动的有十万落后农民参加的反革命暴乱，严重地威胁到新生的共和国的安全。在革命危亡的紧急关头，临时政府派出共和国军，平息了叛乱，捍卫了法兰西的革命政权。雨果选取了这一重大的历史题材，紧紧围绕共和国军同旺岱反革命军惊心动魄的斗争故事，形象地描绘了一七九三年这一急风暴雨的时代，生动地再现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通过精心的艺术构思，为我们提供了法国大革命的生动的历史画面。

《九三年》分作三部，故事分别在海上、巴黎、旺岱三个地方展开。

第一部 在海上

一七九三年五月，巴黎国民军总司令部派到布列塔尼（位于法国西部的半岛）镇压叛军的一万二千人的部队剩下不到三百人了。他们仍然在阴森可怖的森林里搜索着。由三十名近卫兵组成的红帽子连队在灌木丛最繁茂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农妇和她的三个小孩，农妇的名字叫米舍尔·佛莱莎。由于战火烧毁了她的房子，佛莱莎带着只有四岁、三岁和一岁半的三个孩子躲藏在森林深处。佛莱莎是一个深受封建贵族剥削和压榨的妇女，她的爹爹被地主打断了腿，爷爷被神父送去做苦工，公公被国王绞死，而她的丈夫还被征去为国王打仗，送死。曹长和战士收养了这三个孤儿和寡母。

也是一七九三年，六月一日傍晚时分，从英国开过来一艘小军舰。这艘军舰从外形看来是一艘笨重的运输舰，而实际是一艘装有三十二尊大口径的青铜炮的战斗舰。船上全是忠于保王党的法国人。有一个身材高、年老、白头发，着农民服装，有一双贵族的手的老头子，他是布列塔尼亲王朗德纳克，是一个极端恶毒残暴的保王党分子。军舰在秘密行驶中，一尊发射二十四磅重炮弹的大炮挣断了铁链，在中甲板上疯狂地四处滚动，撞坏了别的二十尊大炮，压死了好几个炮手，桅杆有了伤痕，舱底也进了水。由于这个事故，神秘莫测的老头下令枪毙了失职的炮手。这只偏离了航向的战舰被共和国军八只战舰包围着。神秘的老头同一个叫阿尔马罗的水手乘舢板逃脱。阿尔马罗是被枪毙的那个炮手的兄弟，他本来是要为哥哥报仇的，但被朗德纳克的言论诱惑了，他非但放弃了报仇的打算，还表示要为朗德纳克忠实地服务。阿尔马罗拿着朗德纳克交给他的绿绶带，到布列塔尼各处叛军那里传达口令，要他们一致采取游击行动反对共和国军。

朗德纳克独自一人走到圣米舍尔山海湾的沙墩顶上，看见石碑上赫然张贴着捉拿他的告示。就在这时，一个年老的乞丐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但这个

老乞丐不是将他交出去，而是把他藏了起来。这使朗德纳克顺利地找到了旺岱的一支叛军，有七千人。朗德纳克作了这支叛军的首领。他下令烧掉所有的村庄和茅屋，枪毙所有的俘虏，连女人也一齐杀掉。在他的指令下，保王党的叛军向孩子的母亲开枪，把三个孩子一齐带走。这残酷的景象，使乞丐退尔马克后悔自己不该放走了那个杀人不眨眼的侯爵。

第二部 在巴黎

这一部以革命的圣地巴黎作背景，描写一七九三年革命的危急时刻，在最高统帅部国民公会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三执政中的第一个是罗伯斯庇尔。他是一个三十二岁，脸色苍白，态度严肃，嘴唇单薄，目光冷酷的人。他的头发上扑着粉，手上戴着手套，衣服刷得很干净，扣着钮子。他认为共和国面临着紧急的危难。敌人正在旺岱，而且旺岱的保王党已经有了一个统一的领袖，将有十万人起来叛变，紧接着的是英国人的登陆。半个月之内，他们将有一支三十万人的匪军，整个布列塔尼就要属于国王了。他认为平定内乱是当务之急。而三执政中的第二个人丹东，他的看法同罗伯斯庇尔相反。丹东身材高大，穿一件深红色的宽大的呢衣服，戴着假发，脸上有麻点，双唇很厚，牙齿很大，有一双像搬运工人的手，眼睛闪闪有光。他认为共和国的危险在东边，认为普鲁士对法国的威胁才是当务之急。而第三个人马拉，他的看法同他们两人又不同。马拉是一个身材矮小，黄皮肤的人，眼睛布满血丝，脸色苍白。他认为真正的危险既不在旺岱，地不在德国，真正的危险在咖啡馆和赌场。三个巨头在孔雀街的一家酒馆的后楼争吵不休，几乎要决裂。这时，一个名叫西穆尔登的教士出现了。他和罗伯斯庇尔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一个旺岱比十个德国更可怕，为了使法兰西生存，必须消灭旺岱。最后三执政一致以公安委员会的名义派西穆尔登作远征军的全权代表，由他去监督贵族出身的青年指挥员郭文作战，如果指挥员有宽容敌人，放走保王党领袖的错误，就由西穆尔登处死他。西穆尔登的脸色苍白了，因为郭文是他心爱的学生，和他在精神上有着亲子的关系。

雨果以热情的笔触描写了大革命时期巴黎的革命气氛和革命的最高权力机构国民公会。雨果称誉国民公会“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更崇高的东西”。“国民公会是人民权力的化身。国民公会翻开了伟大的新的一页，展开了一个像今天这样的将来。”雨果也生动地描写了国民公会成员不同的政治见解以及他们之间的纷争。

第三部 在旺岱

这一部以反革命叛区旺岱作背景，描写了革命同反革命犬牙交错，惊心动魄的斗争。

布列塔尼地区有七个可怕的森林，而叛军首领朗德纳克是七森林的领主，是布列塔尼亲王。布列塔尼的居民主要是一些住在洞穴里的农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只有长矛。他们是非常凶猛和十分强悍的农民。保王党用死刑来威胁他们参加叛军，并征用他们的牲口、车辆和粮食。参加旺岱叛乱的人数，若把男、女、儿童都算上，不少于五十万人。雨果指出，这些被裹胁的旺岱人企图筑起一道黑暗的屏障来挡住光明，这是愚昧无知对真理、正义、

法律、理智和解放而作的一次愚蠢而又傲慢的长期抵抗，荒谬到了极点。

一七九三年的夏天，黄昏时分，一位披着宽大的斗篷，戴着一顶有三色帽徽的宽大的帽子的旅客在驿站打听了去道尔的道路之后策马走了。道尔是布列塔尼的一个西班牙式的法国城市，白军（保王军）和蓝军（共和国军）正在这里展开一场大血战。白军有六千人，蓝军只有一千五百人。保王军方面是些愚昧无知的农民，革命军方面是懂得为祖国而战的志愿军。共和国军的战士们是很苦的，他们脚上没有鞋，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他们既柔顺又凶猛。保王军的领袖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而共和国军的领袖是一个年轻人。年老的是朗德纳克，年轻的是郭文；一个是叔祖父，一个是侄孙。英勇善战的郭文偷袭了叛军守卫道尔的岗哨，进了城。叛军在慌乱中退到市场里面，那是一个宽阔而昏暗的堡垒，敌人固守在里面。在道尔山勘察地形的朗德纳克这时亲自瞄准郭文开炮射击。情势十分严重，一千二百人的队伍面对六千守敌，硬攻显然是不行的。怎么办呢？郭文决定智取道尔。他熟悉这一带地形。他一方面命令盖桑大尉用连珠炮弹打破敌人的防御工事，牵制住正面的敌人，同时，叫鼓手和红帽子联队（这个联队只剩十二个人了）跟着他迂回到敌人后面。他叫战士们用草绳缠在枪枝上以免互撞时发出响声。郭文带着鼓手和联队的战士一共二十个人钻进寂静无人的小巷。突然一声号令，十二枝枪齐放，七个鼓手敲起进攻的鼓点。这一突击的效果非常惊人，叛军以为背后来了一支新军袭击他们，就四处逃窜。不到几分钟，整个市场都空了，共和国军大获全胜。朗德纳克眼见这场溃败，他无可奈何地对自己说：“毫无疑问，农民军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有英国人。”

面临绝境的叛军，有的投降，有的还在继续顽抗。郭文走到一个受伤流血的叛军面前劝他投降，那个勇猛异常的汉子用他最后的一点力气，对准郭文的胸口开了一枪，另一手举刀向郭文的脑袋砍去。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冲过来一个骑马的人，打倒了这个叛军，可是这个人的头部却被砍伤，他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那匹马已经死了。这个人正是奉公安委员会命令，派来监视郭文的西穆尔登。郭文在他身边跪下来，喊道：“我的恩师！”西穆尔登苏醒过来，脸上现出快乐的光辉。

被红帽子联队救了的农妇米舍勒·佛莱莎被叛军打伤之后，在乞丐退尔马克的照料下复元了。她到森林深处去寻找她那三个可怜的孩子。她日日夜夜不停地走，她乞食，她吃草根，她躺在地上，她在露天睡觉，有时甚至在风雨中歇宿。她一直朝着别人指给她的拉·杜尔格堡垒走去，那边正在打仗。

杜尔格是属于中世纪的建筑物。它从九世纪就开始建筑，到十二世纪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以后才完成。它在四十年前已经是一座废墟。它的主人由于爵升为亲王后住到宫廷去了。这座属于郭文家族的古老城堡今天成了保王党旺岱叛军的一座堡垒。它有墙洞、地牢、石桥、高塔、铁门、图书室、仓房以及围绕这一切的一条沟渠。朗德纳克打了败仗后退缩到这个堡垒中；郭文的包围圈收缩得越来越紧。共和国军向叛军喊话，要他们投降，他们拒绝投降。保王党军提出用三个小孩作交换，让他们安全离开堡垒，否则三个孩子就要活活被烧死。郭文限令他们二十四小时内无条件投降。郭文手下已有四千五百人了，而堡垒里的保王党叛军只有十九个人。保王党叛军拒绝投降。郭文命令盖桑副官去找梯子，准备进攻。而朗德纳克则在碉堡里同十八个人一起抬木梁，运石头，布置防御工事。战斗开始了，红帽子联队的曹长杜拉作为前锋攻进堡垒去了，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双方都有伤亡。朗德纳克只剩

下七个人了，他们在绝望中作了祈祷，准备以死相拚。突然，坚实的墙上露出一个洞口，阿尔马罗旋开石头进来了，原来这里有一条秘密地道。于是，除了“杀蓝魔王”伊曼纽斯留下断后之外，他们七个人一个跟一个沿着狭窄的地道走出去了。受伤的杜拉把一柄军刀刺进伊曼纽斯的肚子，伊曼纽斯临死前点燃硫磺引线，桥上堡垒的最下层燃烧起来了。三层楼的窗户是开着的，走在高地上的农妇米舍勒·佛莱莎从开着的窗户望见了在火光中熟睡的三个孩子，发出了可怕的喊声。这种说不出的痛苦、悲惨的喊声就像一只母狼在嚎。雨果在这里把母性爱夸张到仇恨之上，连那个残暴的朗德纳克侯爵听到喊声之后也停步不前。面对一场大火，众人束手无策。母亲发出可怕的哀求声，侯爵摸了摸衣袋里的钥匙，居然向他刚才走出来的那条地道走回去。他到了图书室，把三个孩子一一从火焰中救了出来。然后，朗德纳克走下楼梯，西穆尔登立即将他逮捕了。

朗德纳克被关进拉·杜尔格的地牢，西穆尔登准备明天召开军事法庭审判朗德纳克，后天送他上断头台。郭文知道后思想发生动摇了。雨果在这里把人道放在革命之上，认为人道战胜了不人道，让郭文被朗德纳克的人道行为感动，良心上经历着一场严峻的战斗，认为朗德纳克既然救出了三个孩子，交出了自己的头颅，人们砍掉他的头颅是用野蛮的手段去回答一种慷慨行为。郭文想到家族，仿佛他祖父的鬼魂在愤怒地注视着他；郭文又想到祖国，觉得放了朗德纳克，等于放虎归山，旺岱的战争又得从头打起。他踌躇，让朗德纳克送命，还是救他？他在考虑哪个是他的责任。到了半夜两点钟，郭文私自到地牢去看朗德纳克，并且把他放走了，自己替代朗德纳克关在牢里。西穆尔登发现郭文这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之后，好像一个受了雷击的人，他已经不以亲昵的口气来称呼郭文了，他召开了军事法庭审判郭文。在审判时，郭文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要求判他死刑。表决时，第一法官盖桑大尉主张死刑，第二法官杜拉曹长主张释放，西穆尔登投了判处死刑的一票，两票对一票，郭文的死刑将在第二天早上日出时执行。

判处郭文死刑的消息，在郭文的部队很快地传播开来。四千人都反对西穆尔登，而西穆尔登自己也极为痛苦。西穆尔登在午夜时一个人提着风灯，走进土牢。他怀着慈父般的感情看着正在熟睡中的郭文。郭文醒来，同他的恩师谈着天上人间和未来的理想。他们谈着，争辩着，两人的看法相距甚远。郭文认为革命的实际工作是残暴可怕的，未来的理想社会才是崇高的。九三年是在野蛮的基础上建筑着文明的圣殿。西穆尔登认为，从九三年“这个暂时的状态里将要产生永久的状态。这种永久的状态就是权利和义务相对，实行比例和累进税制，义务兵役制，平等，不偏不倚，还有，比一切都重要而且在一切之上的，是这条直线——法律。这是绝对的共和国”。郭文却说：“我更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共和国。”西穆尔登说郭文“迷失在云层里了”。而郭文却说西穆尔登“迷失在计算里了”。西穆尔登认为“在严峻的法律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郭文却认为“还有一切”。西穆尔登说“我只看见正义”。郭文却说他看得更高，公平比正义更高。他根本不要兵役，他要和平，他要根本消灭贫苦，首先消灭一切寄生虫，像教士、法官、兵士等等。然后，利用这些财富，开垦荒地，把公共土地分给人民，使每一个人都有一块地。要善于利用大自然，利用每一道水流，每一下磁力，利用海水这一庞大的动力。男人和女人的地位平等，孩子，“首先交给生他的母亲，然后交给育他的父亲，再交给培养他的教师，再交给使他长大成人的城市，然后交给最高

的母亲——祖国，再交给伟大的祖先——人道。”西穆尔登要郭文回到地上来，完成可能的事。指出乌托邦要有，但必须“给它套上现实的轭，把它装在事实的框子里，抽象的理想必须变成具体的观念，这样虽然少掉了美，却更有用。”然而，郭文总结他们两人的根本分歧是：“你要的是义务兵军营，我要的是学校；你梦想把人变成兵士，我梦想把人变成公民；你要他狰狞可怕，我要他成为一个思想家；你要建立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共和国；我要建立一个有才智的人的共和国。”在革命政权尚未巩固，敌人尚在进攻的时期，郭文的理想显然是脱离实际的“乌托邦”，西穆尔登不能说服他，只得痛苦地退了出去。

第二天，曙光出现在地平线上，郭文像幻象一样走上断头台。兵士们看见他们年青的将领引颈就戮，爆发出一片呜咽声。口里叫着：“开恩呀！开恩呀！”有的甚至报名要当替身。只有西穆尔登坚持执行法律。郭文喊着“共和国万岁！”死于绞刑。就在这同时，西穆尔登用手枪的子弹洞穿了自己的心脏，倒下死了。故事到此结束。

整部作品贯串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雨果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反映出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但也由于作者从人道主义出发，宣扬慈悲、怜悯，非难革命暴力，进行了长篇大套的人道主义说教，因而损害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歪曲了人物形象。

小说中的郭文，是一个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军事指挥官。他的年龄是三十岁，有大力士的外貌，预言家严肃的目光，孩子般的欢笑。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咒骂。他出身贵族，从小失去父母。西穆尔登是他的家庭教师。受启蒙思想影响很深的下层教士西穆尔登倾注全力，把自己的信仰、意识、理想和智慧灌输给这个幼小的孩子，把人民的灵魂放进孩子的脑子里。西穆尔登像心灵之父那样疼爱他这个精神上的儿子。郭文长大后，西穆尔登离开了他的学生，但他经常想念他。大革命爆发以后，郭文放弃了子爵爵位和世袭贵族的地位，参加共和国军队，成了杰出的军事指挥官，甚至得到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等共和国首脑人物的赞扬。他奉命指挥镇压旺岱的叛乱，他身先士卒，冲杀在枪林弹雨之中。道尔这一战役，仅以一千五百人的队伍战胜了六千人的敌军，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和勇敢精神。他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叛军的首领朗德纳克，尽管是他的叔祖父，由于这个人策划叛乱，投靠英国，出卖祖国，郭文与他不共戴天。他以共和国远征军的名义签署了对于前侯爵朗德纳克“一经验明确属本人，立即执行枪决”的通告。他像猎人追捕猎物一样驱赶朗德纳克，经过三个月的战斗，朗德纳克节节败退，最终将他围困在祖传的拉·杜尔格堡垒，将旺岱叛乱平息了。

就是这样一个为共和国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立下卓著战功的人物，雨果却赋予他一副慈悲的人道心肠。雨果要他“打起仗来很勇敢，事后便软下来”，并且声明他不同老人、小孩、妇女、伤兵，总之一切力量比他弱的敌人打仗。在道尔战役中，一个匪徒身上流着血，手上还握着刀，郭文却叫他投降。他刀枪齐上，使西穆尔登受了重伤，郭文却还要问他：“你受伤了吗？”匪徒回答：“我还结实得能够接受你的枪毙。”匪徒愿意死，郭文却要他活，并且说：“你代表国王要杀死我；我代表共和政府宽恕你。”作者不仅要郭文按照自己那种宽大无边的人道思想行动，还借郭文的口，宣扬以恕字为核心的人道思想。郭文认为，“‘恕’字在我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美好的一个字。”“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宽恕，那么胜利也就不值得争取了。”雨果为了

使人道理想凌驾于革命原则之上，虚构了一个情节，让冥顽不化的朗德纳克在溃逃中听到一个母亲的悲嚎而动了恻隐之心，从烈火中救出被他当作人质而关押在碉堡中的三个孩子。这个场面竟然使革命军爆发出“如雷的掌声”。郭文也被他感动了，并且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私自释放了朗德纳克。雨果让这个富有指挥才能的共和国军指挥员做出了背叛革命的事，成为千古罪人。郭文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有罪的。郭文说：“一件事使我看不见另外一件事；一件好的行为，离得我太近了，使我看不见一百件罪恶的行为；一方面是一个老年人，另一方面是几个孩子，这一切站在我和责任之间。我忘记了那些被焚的村庄，被蹂躏的田野，被屠杀的俘虏，被惨杀的伤兵，被枪毙的妇女。我忘记了法兰西被出卖给英国；我放走了祖国的凶手。我是有罪的。”是哪种有害的思想使郭文忘记了不该忘记的一切而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呢？显然，不是别的，恰恰是作者鼓吹的以“恕”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

作者对郭文放走敌人背叛革命的行为，不是谴责、否定而是赞扬、肯定。他把背叛革命的行为描写成“仁慈”、“善良”的美德。当郭文因此而上断头台时，作者竭力去美化他，说什么“这里也是人生的一种最高峰，郭文在这高峰上面站着，又威严又安静。阳光包围着他，好像使他站在一团圆光里面一样。”郭文口里喊着“共和国万岁”而被处死，这个结尾，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自相矛盾的思想。雨果在小说中一方面宣传革命、赞扬共和方面的正义性，认为革命必须要消灭自己的敌人，但他又将人道放在革命原则之上，说什么“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郭文的结局，正是作者这一错误观点的艺术表征。

西穆尔登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的激进派。他出身于下层人民，做过乡村教士。他的正直、无私和忠勇的品质受到共和国领导人的信任与尊敬。他憎恨专制政体，憎恨神权和教士身上的法衣。他高声叫唤将来，他懂得必须有一个结束人类悲惨命运的将来，“这个将来是一个像复仇者一样的解放者”，他崇拜这个未来的巨变。他懂得对付革命的敌人决不能手软。他说：“革命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因此，他被委任为共和国远征军政治委员时，曾坚定地表示：“假如委托我的那个共和党领袖走错了一步，我也要判处他死刑。”在镇压旺岱的反革命暴乱中，他“以恐怖对恐怖”，坚持以革命的暴力去摧毁反革命的暴力。他说：“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朗德纳克很凶暴，我也要这样，我要和这个人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朗德纳克从火焰中救出三个孩子后从梯子上走下来，是他，发出了“我逮捕你”的口令。朗德纳克被捕之后，是他，当机立断，决定明天审判，后天送上断头台。他忠于职守，执法无私。当他最心爱的学生违犯法纪，放走叛首朗德纳克，犯下背叛革命利益的错误时，尽管他内心非常痛楚，但仍然执法如山，不徇私情，坚决判处郭文死刑。

毫无疑问，西穆尔登是作者笔下的正面形象，但由于作者不遗余力地宣扬人道主义思想，对这样一个为革命一往无前，理性高于感情的人物，也给他抹上一层基督的油彩。当十九个叛军在堡垒里拚死顽抗时，西穆尔登却叫号兵吹响军号，向碉堡里的敌军喊话，愿意以自己的头和给十八个匪徒以自由作为条件，来换取朗德纳克的头。这个可笑的行为遭到匪徒们一顿嘲笑和痛骂。这种行动完全不符合人物个性发展的逻辑。因为雨果笔下的西穆尔登对敌人是冷酷无情的。作者将他同郭文作过比较：“一个是死亡的化身，一个是生命的化身；一个是恐怖的本体，一个是和平的本体。”在雨果看来，

封建制度是罪恶，它造成了国家的愚昧和落后。推翻封建帝制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要铲除封建主义，建筑文明的圣殿，就必须革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要有严峻的法律和暴力的行动来保证。这在西穆尔登同郭文在土牢里的对话中表达得十分明白。雨果认为法律和暴力是必要的，但并不是理想的东西。雨果一方面歌颂西穆尔登为革命执法无私的精神，认为这是革命所需要的，但又认为他是可怕的，不理想的，因为他和慈悲、恕道是不相容的。所以雨果对西穆尔登这个人物，在肯定他的同时，又有否定；在赞扬中又有批判。西穆尔登用法律制裁郭文以后自杀而死的结局，暴露了雨果世界观中的深刻矛盾。

朗德纳克是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当时旺岱叛军首领若瑟夫·德·比赛叶。小说中不少的情节是雨果根据若瑟夫本人于一八〇二年发表的回忆录写成的。

小说里的朗德纳克是法国边远省份布列塔尼的大贵族。大革命前，他是布列塔尼亲王，有“七森林领主”的头衔。他像法国许多外省大贵族一样长期住在巴黎，过着奢侈的宫廷生活。他生性残忍，是个极端的保王党人。革命发生后，他潜逃英国。他仇恨革命和革命人民，对大革命轰毁的一切痛彻心肺。他疯狂地反对革命，为了恢复旧秩序，他不惜勾结外国侵略者，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亲自组织、指挥旺岱的反革命叛军。他利用封建宗法观念和宗教信仰欺骗布列塔尼地区的落后农民为他复辟封建君主制卖命。他对平民百姓极端残忍，烧光了一村又一村的茅屋，枪杀了成批的俘虏，抢走孩子，杀害母亲。他干尽了坏事，是一个极端顽固的反革命派。就是当了俘虏，他还在高呼：“国王万岁。”

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作者还给他蒙上一层“人性”的面纱。让母亲的一声凄惨的呼嚎唤醒朗德纳克身上泯灭了的人性，让他居然在烈火之中救出被他戕害的三个孩子，“屠夫”突然变成了“天使”。作者的意图在于宣扬至高无上的人性，即使像朗德纳克这样冥顽不化的恶人，一旦良心发现，也会改恶从善。接着这个逻辑推理，只要人道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社会的理想。可是作者又赞扬革命，拥护共和。这说明作者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九三年》这部长篇小说以共和国远征军平息旺岱反革命叛乱这一事件为中心，再现了一七九三年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历史画卷，讴歌了共和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军民之间的亲密关系，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种种罪恶，谴责了外国干涉者和保王党人对革命的仇视和反扑，肯定了革命是正义的事业。从这个意义来说，《九三年》仍不失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对我们具有宝贵的认识价值和一定的教育意义。

但由于作者世界观和创作思想上的矛盾，在对历史事件的描述，特别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把人道当作至高无上的真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艺术的真实，使作品散发了一些消极的、有害的毒素。

《九三年》在艺术手法上，突出的特点在于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紧扣心弦。小说以共和国远征军同旺岱叛军之间的斗争为中心线索，抽入了乞丐退尔马克和农妇米舍尔·佛莱莎和她的三个孩子的故事，由此而使故事情节复杂而多变化。尤其是佛莱莎和她的三个孩子的故事在小说中起着推波助澜、深化主题的作用。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在人物之间的关系上，作者发挥了想像的才能，运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将朗德纳克同郭文的关系安排成叔祖和侄

孙的关系，将西穆尔登同郭文的关系安排成亲密的师生关系。但这种人伦、长幼关系在小说情节的进展中都为严峻的阶级关系所代替。这是雨果在现实主义方面获得的艺术成就之一。

其它，像真实如画的场景描写，独具匠心的布局结构，都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